

朱子語類

卅四之五

論語

漢書門	九	四	〇	八
類	七	一	八	
號	四	八		
函				
架				
冊				

漢書	九	四	〇	八
類	七	一	八	
號	四	八		
函				
架				
冊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08
冊數	48 ( 15 )
函號	298 25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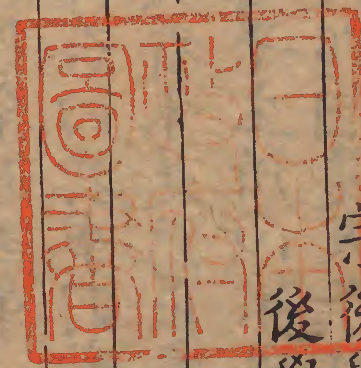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重錄朱子語類卷三十四



宗後學監察御史高安朱吾弼重編

後學禮部郎中婺源汪國楠

禮部主事婺源江起鵬

婺源知縣嘉興譚昌言

婺源知縣當湖金汝諧

婺源教諭新淦朱家楨同校

中書舍人休寧朱家用

中書舍人歙邑吳養春

光祿署丞歙邑吳勉學

十三世孫翰林院博士朱德洪同閱

廩生高安朱家紀

十三世孫廩生朱崇沐校梓

論語十六

卷三十四

述而篇

述而不作章

徐兄問述而不作是制作之作乎曰是孔子未嘗作一事如刪詩定書皆是因詩書而刪定又問聖人不得時得位只如此聖人得時得位時更有制作否曰看聖人告顏子四代禮樂只是恁地恐不大段更有制作亦因四代有此禮樂而因革之亦未是作處又問如何作春秋恐是作否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看來是寫出魯史中間微有更改爾某嘗謂春秋難看平生所以不敢說着如何知得上面那個是魯史舊文那個是夫子改底字若不改時便只依魯史如何更作春秋做甚先生徐云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

者其惟春秋乎又公羊穀梁傳云其辭則丘有罪焉耳

這是多少擔負想亦不能不是作不知是如何錄意同

蜚卿問信而好古曰既信古又好古今人多是信而不好

或好而不信如好之者則曰他也且恁地說信之者雖

知是有個理恁地畢竟多欠了個篤好底意思道夫

行夫問述而不作章曰雖說道其功倍於作者論來不知

所謂刪者果是有刪否要之當時史官收詩時已各有

編次但到孔子時已經散失故孔子重新整理一番未

見得刪與不刪如云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云各得其所則是還其舊位集注

默而識之章

宜久問默而識之章曰此雖非聖人極致然豈易能默而識之若不是心與理契念念不忘者不能學不厭如人之為學有些小間斷時便是厭教不倦如以它人之事為不切於己便是倦今學者須是將此三句時時省察我還能默識否我學還不厭否我教還不倦否如此乃好時舉

默而識之至誨人不倦是三節雖非聖人之極致在學者亦難如平時講貫方能記得或因人提撕方能存得若默而識之乃不言而存諸心非心與理契安能如此學不厭在學者久亦易厭視人與己若無干涉誨之安能不倦此三者亦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植

問默而識之曰是得之於心自不能忘了非是聽得人說後記得節

問默而識之曰如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猶是執捉在這個却是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矣肅

默而識之者默不言也不言而此物常在也今人但說着時在不說時不在非禮勿視要根株取不是只禁你不看聽言動皆然祖道

鄭問何有於我哉曰此語難說聖人是自謙言我不曾有以數者聖人常有慊然不足之意眾人雖見它是仁之至契義之至精它只管自見得有欠闕處賀孫

讀默而識之章曰此必因人稱聖人有此聖人以謙辭養  
之後來記者却失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默而  
識之便是得之於心學不厭便是更加講貫誨不倦便  
是施於人也時舉

問何有於我哉恐是聖人自省之辭蓋聖人以盛德之至  
猶恐其無諸己而自省如此亦謙已以勉人之意曰此  
等處須有上一截話恐是或有人說夫子如何故夫子  
因有此言如達巷黨人所言如此故夫子曰吾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今此章却只是記錄夫子之語  
耳如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亦必因門人  
疑謂有不盡與他說者故夫子因有是言也必大

德之不脩章

或問此章曰須實見得是如何德是甚麼物事如何喚做  
脩如何喚做不脩人而無欲害人之心這是德得之於  
吾心也然害人之心或有時而萌者是不能脩者也德  
者道理得於吾心之謂脩者言好脩治之之謂更須自  
體之須把這許多說話做自家身上說不是為別人說  
問從義與改不善兩句意似合掌曰聖人做兩項說在  
試剖析令分明從義是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見人說  
見人做得恰好自家遷在合宜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  
這須重新改換方得賀孫  
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

器問德之不脩可以包下三句否曰若恁地夫子但說

一句便了何用更說四句徒義改過畧似脩德裡面事  
然也別是箇頭項講學自是講學脩德自是脩德如致  
知格物是講學誠意正心脩身是脩德博學審問謹思  
明辨是講學篤行是脩德若徒義改不善如何地分歟  
器未及對曰不善是自家做得淫邪非僻底事徒義是  
雖無過惡然做得未恰好便是不合義若聞人說如何  
方是恰好便當從而從之聖人說這幾句淺深輕重盡  
在裡面關義不能從底罪小不善不能改底罪大但聖  
人不分細大都說在裡面學者皆當着工夫義剛  
此四句脩德是本為要脩德故去講學下面徒義改過即  
脩德之目也營

行又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  
徒義能徒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曰脩德是本脩  
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  
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或問徒義改不善  
之別曰徒義不是說元初做不是元初本心自是好但  
做得錯了做得不合宜如所謂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  
義才移教合義理便是全好若不善則是元初便做得  
不是須都改了方得徒義是過失不善是罪犯賀孫別  
出

行又問德之不脩一段曰須先理會孝弟忠信等事有箇  
地位然後就這裡講學聞義不能徙這一件事已是好

事且做得不合義見那人說如此方是義便移此之不義以從彼之義不善則已是私意了上面是過失下面是故犯格

德之不脩如有害入之心則仁之德不脩有穿窬之心則

義之德不脩仁之德脩則所言無不仁之言所行無不

仁之行義之德脩則所言無不義之言所行無不義之

行淵錄云實得仁於心則發出來為仁之言做出來為

行仁之行實得義於心則發出來為義之言做出來為

義之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二句雖似合掌却有輕

重深淺聞義者尚非有過但不能徙義耳至於未善則

是有過而不能改其為害大矣植。南升

德之不脩如無害入之心則仁之德脩無穿窬之心則

之德脩聞義不能徙是見得自家事未合宜及聞合宜

事便徙而就之不善則是有過惡了如此說方不合掌

南升

或問德之不脩一章曰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蓋只

脩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得長進又曰遷善改過是

兩項不是說改其過而遷於善遷善便是有六七分是

二三分不是自家却見得那二三分是處即遷而就之

要教十分是着改過則是十分不好全然要改此遷善

改過之別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

底事下面便是接說遷善改過底事意正相類熹

立之問此章曰德是理之既得於吾心者便已是我有底

物事了更須日日磨礪勿令間斷始得從義與改不善  
一似合掌然須着與他分別蓋義是事之宜處我做這  
一件事覺得未甚合宜便着從令合宜此却未見得有  
不善處至不善便是有過惡須着速改始得此所以有  
輕重之別又問此四句若要連續看如何曰才要連續  
便是說文字不是要着實做工夫若着實做工夫便一  
句自是一句時舉

李問此章曰此四句是四件事不可一滾說了下面兩句  
粗看只是一件事一般然此兩句自有輕重蓋見義不  
能從此只是些子未合宜處便當從而從宜不善不能  
改則大段已是過惡底事便當改了此一句較重

讀德之不脩章曰此自是四句若要合說便是德須着脩  
於已講學便更進其德到從義改過始是見之於行事  
時須時要點檢如此說却相連續也時

問聞義不能從不善不能改先生云有輕重其意如何曰  
義宜也事須要合宜不能從未為不是却不合宜那不  
善底却垂須便打并了淑重云聞義不能從較輕曰那  
個大體却無邪惡又曰聞義不能從較密於不善不能  
改不善不能改較重於聞義不能從節

德之不脩至是吾憂也這雖是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  
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  
而失其聖矣賀孫



又曰此是聖人自憂也聖人固無是四者之憂所以能者亦自貶以教人之意謀

子之燕居章

散器問申申天天之義曰申申是言其不局促是心廣體胖後恁地申申舒泰天天好貌觀桃之天天是少好之貌則此亦是恁地所謂色愉只是和悅底意思但此只是燕居如此在朝及接人又不然義剛

問申申天天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養之久則自然到此否曰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又曰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入曰不是別

有一個和樂才整肅則自和樂格

甚矣吾衰章

據大勢時甚矣吾衰也是一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惟其久不夢見所以見得是衰若只是初不夢見時也未見得衰處此也無大義理但文勢當是如此義剛孔子固不應常常夢見周公然亦必曾夢見未故如此說然其所以如此說之意却是設詞必大蜚卿問孔子夢周公若以聖人欲行其道而夢之耶則是心猶有所動若以壯年道有可行之理而夢之耶則又不應虛有此兆朕也曰聖人曷嘗無夢但夢得定耳須看它與周公契合處如何不然又不見別夢一個人也

聖人之心自有箇動態惻怛不能自己處自有箇脫然無所繫累處要亦正是以此卜吾之盛衰也砥

問夢周公是真夢否曰當初思欲行周公之道時必亦是

曾夢見曰恐涉於心動否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它不

動夜之夢猶寢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

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

富錄此下云孔子自言老矣以周公之道不可得行思慮亦不到此故不復夢甚嘆其衰如此居甫舉

莊子言至人無夢曰清淨者愛憇地說佛老家亦說一

般無夢底話寓同

吾不復夢見周公自是箇徵兆如此當聖人志慮未衰天

意難定八分猶有兩分運轉故他做得周公事遂夢見

之非以思慮也要之精神血氣與時運相為流通到鳳

不至圖不出明王不興其徵兆自是恁地胡文定公謂

春秋絕筆於獲麟為志一則動氣意思說得也甚好但

以其觀之生出一個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

一徵兆也道夫問設當孔子晚年時君有能用之則何

如曰便是不衰如孔子請討陳恒時已年七十一到此

也做得個甚又問程子謂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

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不知天子果能從

乎曰當時惟在下者難告問果爾則告命稽違得無有

不及事之悔乎曰使哀公能從則聖人必一面行將去

聞於周王使知之耳道夫

問甚矣吾衰也曰不是孔子衰是時世衰又曰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太公武王皆八九十歲夫子七十餘想見纍垂節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曰這意思也發得好道夫

夢周公忘肉味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真一處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道夫

問孔子夢周公却是思曰程先生如此說意欲說孔子不真見周公然見何害可學

問伊川以為不是夢見人只是夢寐常存行周公之道

集註則以為如或見之不知果是如何曰想是有時而夢見既分明說夢見周公全道不見恐亦未安又問夫子未嘗識周公夢中烏得而見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相識之人却云是某人某人者蓋有之夫子之夢固與常人不同然亦有是理耳  
壯祖口集

問此章曰孔子未衰以前嘗夢見周公矣伊川却言不曾夢見何也曰聖人不應日間思量底事夜間便夢見如高宗夢傳說却是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裡高宗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者如此孔子夢奠兩楹事豈是思慮後方夢見此說甚精微但於此一章上說不行今

且得從程子說去偽

志於道章

問志於道曰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  
總說須是有許多實事獲孫

吉甫說志於道處曰志於道不是只守个空底見解須是  
至誠懇惻念念不忘所謂道者只是日用當然之理事  
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以至事兄而弟與朋友交而信  
皆是道也志於道者正是謂志於此也時舉

道理也是一箇有條理底物事不是鶻淪一物如老莊所  
謂恍惚者志於道只是存心於所當為之理而求至於  
所當為之地非是欲將此心繫在一物之上也端蒙

志於道如講學力行皆是據於德則是這箇物事已成个

坯璞子了義剛

問據於德曰如孝便是自家元得這孝道理非從外旋取  
來據於德乃是得這基址在這裡植

據於德者得之於身然既得之守不定亦會失了須常  
照管不要失了須是據守方得明作

問據於德云云曰德者吾之所自有非自外而得也以仁  
義禮智觀之可見韓退之云德足乎已無待乎外說得  
也好南升

道者人之所共由如臣之忠子之孝只是統舉理而言德  
者已之所獨得如能忠能孝則是就做處言也依仁則

人所行處每事不違於仁端蒙

志於道方有志焉據於德一言一行之謹亦是德依於仁

仁是衆善總會處德明

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得於己仁謂有个安

頓處季札

先生問正淳曾聞陸子壽志於道之說否正淳謂子壽先  
令人立志曰只做立志便虐了聖人之說不如此直是  
有用力處且如孝於親忠於君信於朋友之類便是道  
所謂志只是如此知之而已未有得於己也及其行之  
盡於孝盡於忠盡於信有以自得於己則是孝之德忠  
之德信之德如此然後可據然只志道據德而有一息

之不仁便間斷了二者皆不能有却須據於德後而又

依於仁正淳謂這箇仁是據發見說曰既見於德亦是

發見處然仁之在此却無隱顯皆貫通不可專指為發

見帶。人傑錄云志於道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道明得此理得之於身斯謂據於德然而不依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志於道猶是兩件物事據於德

謂忠於君則得此忠孝於親則得此孝是我之得於己

者也故可據依仁則是平日存主處無一念不在這裡

又是據於德底骨子時舉

正卿問志道據德依仁曰德是自家心下得這箇道理如

欲為忠而得其所以忠如欲為孝而得其所以孝到得

依於仁則又不同依仁則是此理常存於心日用之間  
常：存在據德依仁雖有等級不比志道與據德依仁  
全是兩截志只是心之所之與有所據有所依不同也

孫賀

問據於德依於仁曰德只是做這一件事底意思據而勿  
失仁又親切又問仁是全體德只是一事之德否曰然  
又曰事父母則為孝德事兄長則為悌德：是有得於  
心是未事親從兄時已渾全是孝弟之心此之謂德大必  
先生問學者據德依仁如何分別學者累日說皆不合乃  
曰德是逐件上理會底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又曰  
據德是因事發見底如因事父有孝  
因事君有忠依仁是本體不可

須臾離底據德如着衣喫飯依仁如鼻之呼吸氣個

德是道之實仁是德之心迫夫

行夫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志於道方是要去做方是  
事親欲盡其孝事兄欲盡其弟方是恁地至據於德則  
事親能盡其孝事兄能盡其弟便自有這道理了却有  
可據底地位才說盡其孝便是據於孝雖然如此此只  
是就事上逐件理會若是不依於仁不到那事親事兄  
時此心便沒頓放處依於仁則自朝至暮此心無不在  
這裡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活了志於道方要去據  
於德則道方有歸着雖有歸着猶是在事上依於仁則  
德方有本領雖然藝亦不可不去理會如禮樂射御書

數一件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惟是一一去理會  
這道理脉絡方始一一流通無那個滯礙因此又都養  
得這個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小  
大精粗皆無添漏皆是做工夫處故曰語大天下莫能  
載語小天下莫能破恪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先生曰志者心之所之道  
者當為之理為君有君之理為臣有臣之理志於道者  
留心於此理而不忘也德者得也既得之則當據守而  
弗失仁者人之本心也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  
捨之意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不違如所謂君子  
無終日之間違仁是也游於藝一句比上三句稍鬆然

不可大段輕說如上蔡云有之不害為小人無之不害  
為君子則是太輕了古人於禮樂射御書數等事皆至  
理之所寓游乎此則心無所放而日用之間未具舉  
而内外交相養矣或言志於道正如顏子仰高鑽堅以  
求至乎聖人之地否曰若如此說便是要將此心寄在  
道裡面底說話道只是人所當行之道自有樣子如為  
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只從實理上行不必向渺  
茫中求也謨

故器說志於道云知得這個道理從而志之曰不特是知  
得時方志便求知而有志於求道也是志德是行其道  
而有得於心雖是有得於心而不失然也須長長執守

方不失如孝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孝若不執守也  
有時解走作如忠行之已得則固不至於不忠若不執  
守也有時解有脫落處這所以下一據字然而所以據  
此德又只要存得這心在存得這心在時那德便自在  
了所以說依於仁工夫到這裡又不遺小物而必遊於  
藝器因言禮樂射御書數自秦漢以來皆廢了曰射  
如今秀才自是不曉御是而今無車書古人皆理會得  
如偏彥義理皆曉這也是一事數是筭數而今人皆不理  
會六者皆實用無一可缺而今人是從頭到尾皆無用  
小兒子教他做詩對大來便習舉子業得官又去習啓  
事雜又便自稱文章之士然都無用處所以皆不濟事

漢時雖不以射取士然諸生却自講射一年一次依儀  
禮上說會射一番却尚好今世以文取士如義若教它  
依經旨去說些道理尚得今却只是體貼字子就這兩  
三句題目上說去全無義理如策若是着實論此時務  
也尚得今却只是虛說說得好底剗地不得包顯道言  
向前義是先引傳注數條後面却斷以己意如東坡數  
條却尚得先生然之義剛

或問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曰德是行來行去行得熟已成  
箇物事了惟這箇物事已得於我故孝也是這物事流  
出來做孝忠也是這物事流出來做忠若只說為子盡  
孝為臣盡忠這只說得盡說德不得蓋德是得這物事



於我故事親必孝必不至於不孝事君必忠必不至於不忠若今日孝明日又不孝今日忠明日又不忠是來有得於我不可謂之德惟德是有得於我者故可據守之也若是未有得於我則亦無可據者又問此是成德否曰便恁地說也不得若做這物事未成就時一箇物事是一箇物事在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足成就一箇物事貫通時則千頭萬件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道家所謂安養成胎蓋德是百行之胎也所以君子以成德為行依於仁仁是箇主即心也依於仁則不失其本心既不失其本心則德亦自然有所據若失其本心則與那德亦不見矣游於藝蓋上三句是

箇主腦藝却是零碎底物事做那箇又來做這箇是游來游去之謂也然亦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方

得

又云說行時只可言志於道不可謂之德又云成德只是要成此德。素

問自志於道到依於仁工夫到這處縝密較易些否曰似恁地都是難問此是顏子不違仁地位否先生問如何知得顏子能如此它人不能曰顏子亞聖之資固易為力若它人用工深亦須到這處曰這處先要就志於道上理會志於道便恁地利恁地好這須知是箇生死路頭因以手指分作兩邊去云這一邊是死路那一邊去是生路這去便善那去便惡知得此路是了只管向此路去念念不忘處已也在是接人也在是講論也在是

思索也在是今人把捉不定要做這邊去又要做那邊去一出一入或東或西以夫子十五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皆是從志學做來着工夫須看得聖人志於學處是如何這處見得定後去節節有下工夫處據於德德者得也便是我自得底不是徒恁地知得便住了若徒知得不能得之於己似說別人底於我何干如事親能孝便是我得這孝事君能忠便是我得這忠說到德便是成就這道方有可據處但據於德固是有得於心是其次第然亦恐怕有走作時節其所存主處須是依於仁自得於心不可得而離矣到游藝猶言學文雖事未甚要緊然亦少不得須知那

先那个後始得亦所以助其存主也  
 問若是志於道據於德則雖初學便可如此下功且如據於德則得寸守寸得尺守尺若是依於仁則仁是指全體而言如何便解依得它曰所謂據於德亦須是真箇有是德方可據守如事親時自無不孝方是有孝之德其餘亦然亦非初學處可及也依仁只是以心常在不令少有走作也因言周禮先說知仁聖義中和孝友睦婣任卹此是教萬民底事又說教國子以三德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至德謂德之全體天下道理皆由此出如所謂存心養性之事是也故以此教上等人若次一等人則教以敏德為行本敏

是強敏之謂以敏德教之使之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為  
學則強力任事則果決亦是一等特立獨行之人若又  
次一等則教以孝德以知逆惡使它就孝上做將去熟  
於孝則知逆惡之不可為夫是三者必相兼若能至德  
則自兼那兩事若自下做去亦可以到至德處若只理  
會箇至德而无下二者則空踈去又曰自志於道至依  
於仁是從粗入精自依於仁至游於藝是自本兼末能  
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因<sub>朱</sub>黃渠  
語云天体物而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无一物之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无一物之不體也此是橫渠赤心片片說

與人如荀揚何嘗有這樣說話廣

志於道志之一字不徒是知已是心中放它不下據於德  
是行道而得之於已然此都且就事上說至依於仁則  
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却  
亦須游於藝問小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藝否曰此  
雖小學至依於仁既熟後所謂小學者至此方得他用

<sub>孫</sub>

據於德德謂得之於心有這箇物事了不待臨時旋討得  
來且如仁義禮智有在這裡不待臨時旋討得來又曰  
德是自家有所得處在這裡且如事親孝則孝之理得  
事兄弟則弟之理得所謂在這裡但得有淺深又曰志

於道據於德說得尚粗到依於仁方是工夫細密游於  
藝者乃是做到這裡又當養之以小物植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  
能守是德矣游於藝似若無緊切底事然能如此則是

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夔孫  
讀書須將聖賢言語就自家身上做工夫方見字字是實

用如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將來安排放身上看看道是  
甚麼物事自家如何志之以至據德依仁游藝亦莫不

然方始有得道夫  
子升問上三句皆有次序至於藝乃日用常行莫不可後  
否曰藝是小學工夫若說先後則藝為先而三者為後

若說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其末固不可徇末而忘本  
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大中

子說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  
之木

或問游者玩物適情之謂玩物適情安得為善曰游於藝  
一句是三字公却只說得一字集人傑注

自行束脩章  
古人空手硬不相見束脩是至不直錢底羔雁是較直錢

底真宗時講筵說至此云聖人教人也要錢義剛  
不憤不啓章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

問憤悱曰此雖聖人教人之語然亦學者用力處敬仲

學者至憤悱時其心已累累通流但心已喻而未甚信口  
欲言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發之舉一隅其餘三隅  
須是學者自去理會舉一隅而不能以三隅反是不能  
自用其力者孔子所以不再舉也謨

憤悱是去理會底若不待憤悱而啓發之不以三隅反而  
復之則彼不惟不理會得且聽得亦未將做事肅

悱非是全不曉底也曉得三五分只是說不出問伊川謂  
必待誠至而後告之曰憤悱便是誠意到不憤悱便是  
誠不到節

凡物有四隅舉一隅則其三隅之理可推若不能以三隅  
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

舉一隅以三隅反只是告往知來否曰只是凡方者一物  
皆有四隅植

或問程子曰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如何是沛然底意  
思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譬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  
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些子雨  
忽然得這些子雨來生意豈可禦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此是聖  
人天理肅

問食於有喪之側而未嘗飽亦以其哀傷之極足以感動  
人心自不能飽也曰哀是哀死者不干生人事所謂哭

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若喪家極哀又能使人愈哀耳又有喪家人全不以死者為念視之若無反使人為之悲

哀者詞元德

子食於有喪之側未嘗飽也有食不下咽之意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不要把一箇誠字包却須要識得聖

人自然重厚不輕浮意思時本

問博文亦可以學道而上蔡解哭則不歌謂能識聖人之

情性然後可以學道曰聖人情性便是理又曰博文約

禮亦是要識得聖人情性思曰睿只是思會睿義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上蔡說得亦有病聖人之心如春夏

秋冬不遽寒燠故哭之日自是不能遽忘又曰聖人終

不成哭了便驟去歌得如四時也須漸漸過去道夫錄云其變

漸也且如古者喪服自始死至終喪中間節次漸漸變

輕不似如今人直到服滿一頓除脫了便着華采衣服

賀孫道夫同

問謝氏之說曰謝氏之學大抵習忘如以三月不知肉味

反是病和韶樂都忘之方是必大

子謂顏淵曰章

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章曰專在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

可以久則久之類是也特舉

此八字極要人玩味若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

藏唯孔子與顏淵先有此事業在已分內若用之則見

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它人豈有是哉故下文云唯我與爾有是夫有是二字當如此看謨

問尹氏曰命不足道也曰如常人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舍之則藏是自家命恁地不得已不柰何聖人無不得已底意思聖人用我便行舍我便藏無不柰何底意思何消更言命又曰命不足道也命不消得更說又曰知命不足道也節

問命不足道也曰到無可柰何處始言命如云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此為子服景伯說時舉錄云聖人說命只是為中人以下說聖人欲曉子服景伯故以命言如曰有命是為彌子瑕說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未嘗到那無可柰何處須

說命如一等人不知有命又一等人知有命猶自去計較中人以上便安於命到得聖人便不消得言命問用舍行藏章曰聖人於用舍甚輕沒些子緊要做用則行舍則藏如晴乾則着鞋雨下則赤脚尹氏云命不足道蓋不消言命也植

義剛曰用舍係乎道之盛衰行藏以道而舒卷已之窮達非所計故曰命不足道曰用舍是由在別人不由得我行藏是由在那人用舍亦不由得我仲默問這命只是君子不謂命也之命否曰是義剛用舍無預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

只不做所謂殺一不辜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  
若中人之情則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方委之於命若  
使前面做得它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命者也  
此固賢於世之貪冒無恥者然實未能無求之之心也  
聖人更不問命只看義如何貧富貴賤惟義所在謂安  
於所遇也如顏子之安於陋巷它那曾計較命如何陶  
淵明說盡萬千言語說不要富貴能忘貧賤其實是大  
不能忘它只是硬將這箇抵拒將去然使它做那世人  
之所為它定不肯做此其所以賢於人也或云看來淵  
明終只是晋宋間人物曰不然晋宋間人物雖曰尚清  
高然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

淵明却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晋宋人也或引  
伊川言晋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者曰公且  
說節義如何能激而為清談或云節義之禍在下者不  
知其所以然思欲反之所以一激而其變至此曰反之  
固是一說然亦是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  
思了盖當時節義底人便有傲睨一世污濁朝廷之意  
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少間便流入於清談去  
如皇甫規見鴈門太守曰卿在鴈門食鴈肉作何味那  
時便自有這意思了少間那節義清苦底意思無人學  
得只學得那虛驕之氣其弊必至於此倘  
問用舍行藏曰此有數節最好仔細看未說到用舍行藏



處且先看箇母意毋必底意此是甚底心渾然是箇天  
 理尹氏謂命不足道此本未有此意亦不可不知也蓋  
 知命者不得已之辭人要做這事及至做不得則曰命  
 是心裡猶不服他若聖賢用之則行舍之則歲更不消  
 得說命到說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八字雖用舍行歲地  
 位遠了然就此地頭看也自好某嘗謂聖人之言好如  
 荷葉上水珠顆顆圓這臨事而懼便是戒謹恐懼底心  
 若有所恐懼心驚胆畏便不得了孟子說禹惡旨酒而  
 好善言湯立賢無方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  
 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許多事皆是聖人事然有小大  
 不同如惡旨酒乃是事之小者思兼三王乃是事之大

者然亦都是一箇戒謹恐懼底心人心多縱弛便都放  
 去若是聖人行三軍這便是不易之法非特行軍如此  
 事事皆然莊子庖丁解牛神妙然每到族心必怵然為  
 之一動然後解去心動便是懼處豈是似醉人恣意胡  
 亂做去韓文闢雞懸句云一噴一醒然再接再厲乃謂  
 都困了以水噴之則便醒一噴一醒所謂懼也此是孟  
 郊語也說得好又問觀此處則夫子與顏子一般了曰  
 到此地位大節也同了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夫子是  
 則同處看伯夷伊尹與夫子豈是一樣人但是此大節  
 處同若此處不同則不足為聖人矣夔孫○義剛錄別出  
 叔器說用之則行章曰命是有箇必得底意及不得則委

之於命聖人只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如孟子所說求  
之有道得之有命此却是為中才發聖人自是不論到  
這裡然此只是尹氏添此一脚本文非有此意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比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固是大相遠但這  
裡面道理也自完具無欠無剩某嘗說聖人言語如荷  
葉上水珠子一顆一顆圓淑器問顏子與聖人同否曰  
大節目也同如孟子說伯夷伊尹孔子得百里之地而  
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這便是大節目處皆同若是這  
个不同時便不喚做聖人了只是纖細縝密論來却  
不同處又曰這一章有四五節道理義剛

子路說子行三軍則誰與雖無私意然猶有固必之心傑  
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好謀而  
成人固有**好謀者**然疑貳不決徃徃無成者多矣孔子  
行三軍其所與共事者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護  
亞夫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  
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  
濟事時舉因云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  
舉時  
好謀而成既謀了須是果決去做教成若徒謀而不成何  
益於事所謂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者也臨事而懼是臨  
那事時又須審一審蓋閑時已自思量都是了都曉得

了到臨事時又更審一審這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  
慮字相似又曰而今只是據本子看說行三軍是如此  
試把數千人與公去行看好皇恐個

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  
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又能行也聖人規模大  
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然藏了事譬如大舡有許多器具  
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衆人便沒許大力量然  
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  
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  
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  
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

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  
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衆人沒那本領雖  
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窒塞都滿運  
轉都不得砥

問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顏之所同天下文明則  
孔子而已矣其義如何曰龜山解經常有箇纏底病如  
解苗而不秀章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則苗  
斯秀秀斯實矣初亦不曉其說徐觀之乃是因苗字牽  
引上纏苗又纏上勿忘勿助耳此章取易來如此比並  
固亦可通然於本旨無所發明却外去生此議論必大  
義

富而可求章

讀富而可求章曰須要仔細看富而可求也一句上面自是虛意言而可求便是富本不可求矣因舉君子羸得做君子小人狂了做小人之說又云此章最見得聖人言語渾成底氣象須要識得時舉

子在齊聞韶章

史記子在齊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三月當作一點蓋是學韶樂三月耳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去偽夫子之心與韶樂相契所以不知肉味又有習之三月之

說

子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學之一節不知如何今正

好看其忘肉味處這裡便見得聖人之樂如是之美聖人之心如是之誠又曰聖人聞韶須是去學不解得只恁休了學之亦須數月方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箇足頭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想見韶樂之美是能感動人是能使人視端而行直其嘗謂今世人有目不得見先王之禮有耳不得聞先王之樂此大不幸也道夫

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若常人如此則是心不在焉而聖人如此何也曰此其所以為聖人也公自思量看久之又曰衆人如此則是溺於物欲之私聖人則是誠一之至心與理合不自知其如此又問聖人存心

如此之切所以至於忘味曰也不是存心之切恁地又說壞了聖人它亦何嘗切切然存心要去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只覺得那個好自然如此耳倘

吳伯英問孔子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聖人殆亦固滯不化當食之時又不免心不在焉之病若何曰王一無適是學者之功聖人行事不可以此求之也更是舜之樂盡善盡美而孔子聞之深有所契於心者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是以學之三月而不自知其忘味也

壯祖。建也。別錄見下。

吳伯英問心不在焉則食而不知其味是心不得其正也然夫子聞韶何故三月不知肉味曰也有時如此所思

之事大而飲食不足以奪其志也且如發憤忘食吾嘗終日不食皆非常事以其所憤所思之大自不能忘也

壯祖

先生嘗讀他傳云孔子居齊聞韶音見齊國之人亦皆視端而形聳蓋正音所感如此

升卿

石文問齊何以有韶曰人說公子完帶來亦有甚據溥問伊川以三月不知肉味為聖人滯於物今添學之二字則此意便無妨否曰是石文引三月之證曰不要理會三月字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

何聞之便恁地須就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

淳。義。

問伊川疑三月即是音字如何曰此處最要看他不知肉

味處最有意思蓋夫子知韶之美一聞之則感之至深學之三月故至於不知肉味若道一聞之便三月不知肉味恐無此道理伊川疑得自是但史記上有學之二字伊川恐適不曾考到此耳觀此處須見得夫子之心與舜之心分明為一感之至深故盡心以學之念念在此而自不能忘也時舉

子在齊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上蔡只要說得泊然處便有些莊老某謂正好看聖人忘肉味處始見聖人之心如是之誠韶樂如是之美又舉史記載孔至齊促從者行曰韶樂作從者曰何以知之曰吾見童子視端而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論子貢問衛君事曰若使子貢當時徑問輒事不唯夫子或不答便做答時亦不能如此詳盡若只問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亦未見分曉所謂賢人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亦如何便見得出處一時皆當豈無怨悔處只再問怨乎便見得子貢善問才說道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便見得夷齊兄弟所處無非天理崩輒父子所向無非人歎二者相去奚啻瓠瓠美玉直截天淵矣

問子貢欲知為衛君何故問夷齊曰一箇是父子爭國一箇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問何故又問怨乎曰

此又審一審所以夫子言求仁得仁是就心上本原處說凡讓出於不得已便有怨夷齊之讓是合當恁地乃天理之當然又何怨大綱衛君底固為不是到此越見得衛君沒道理又問子欲正名是公子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報父子之名問報尚在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它不當立如何不正寓夫子為衛君乎若只言以子拒父自不須疑而問今冉子疑夫子為衛君者以常法言之則衛公報亦於義當立者也以報當立故疑夫子必助之求仁而得仁此只是不傷其本心而已若伯夷叔齊不讓而於心終不安人之心本仁才傷着本心則便是不仁矣謨

問子貢有怨乎之問何也曰夫子謂夷齊是賢人恐賢者亦有過之者於是問以決之看這事是義理合如此否如其不必讓而讓之則未必無怨悔之心矣夫子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恁地若不恁地是去仁而失仁矣若衛君事則大不然矣子貢所以知其必不為也孫夫子說古之賢人也賢人固有做得問不恰好處便未知得夷齊之讓是與不是若是不必遜則終未免有怨悔若有怨悔則讓便未得為是如此則未見得夫子不為報所以更問怨乎夫子說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恁地便是要讓讓方是合這道理既是以讓為合理則始知夫子之不為報義剛

只伯夷叔齊古之賢人也一句便可知得夫子不為衛君矣何故更要問怨乎這一句却煞有說話子貢也是會

問義剛

安卿以書問夷齊辯論甚悉曰大槩是如此但要於求仁而得仁上看道夫問安字莫便是此意否曰然但見他說得來不大段緊切故教他更於此上看曰伯夷不敢安嫡長之分以違君父之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嫡庶之義這便是求仁伯夷安於逃叔齊安於讓而其心舉無陞杞之慮這便是得仁否曰然衛君便是不能求仁耳道夫

孔子論伯夷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司馬遷作伯夷傳但

見得伯夷滿身是怨蘇好伯夷論却好只依孔子說文問子貢簡君之問與去兵去食之問皆非尋常問者所及程子固嘗稱之而又曰孔門學者獨顏子為善問何也曰顏子之問又須親切如此事在顏子又自理會得亦不必問也必大

問夫子為衛君章程子所引諫伐事或問論非章荅問本意當矣今集注載其說不刪其語何也曰諫伐而餓固非此章本意然亦是趙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集注子貢之問意只主讓國諫伐之事却在裡面事如聖人却是泛說燕

吳伯英問夷齊讓國而去一以父命為尊一以天倫為重



要各得其本心之正而盡乎天理之公矣所謂孤竹君當時或無中子之可立則二子將柰何曰縱二子不立則其宗社之有賢子弟立之可也壯祖

或問伯夷叔齊之讓使無中子則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立叔齊雖以父命然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或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若國有賢大臣則必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但以正理論之則伯夷分數稍優耳胡文定春秋解這一段也好說吳季札讓國事聖人不取之牽引四五事為證所以終只書吳子使札來聘此何異於楚子使椒來聘之事耶但

稱名則聖人貶之深矣云云但近世說春秋皆太巧不知果然否也個

因說記錄之難如劉質夫記明道說輒據位而拒父則衛之臣子去之可也輒去之而從父則衛之臣子拒蒯瞶可也是以蒯瞶為得罪於父亦不當立也後胡文定公引在春秋中說如上句說却是但下句却云輒去而從父則衛之臣子當輔輒以拒蒯瞶則是錯了後來胡致堂却說立郢為是乃是救文定前說之錯至若楊文靖說此段尤不可曉文靖之意只欲破王元澤說善兄弟之遜必惡父子之爭遂有此病要之元澤此二句自好也

集義

胡家說夷齊所為全性命之理若他人謂其全性命之理猶可若謂夷齊要全性命之理而後如此為之此大害義理殺身成仁亦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為成仁而殺身便只是利心揚

飯疏食章

義剛說樂在其中一章先生曰這有三十來箇字但看那箇字是先只樂字是先他是先理會得那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呂與叔數句說得好非是有所見如何道得到義剛

問樂亦在其中聖人何為如是之樂曰正要理會聖人之心如何得恁地聖人之心更無些子查滓故我之心

淘來淘去也要知聖人之心格

樂亦在其中以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有樂處如氣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所動矣祖閣叔器說樂在其中引博文約禮曰顏子自是顏子樂與夫子也不干事這說得不相似義剛

問或問謂夫子樂在其中與顏子之不改者又有間矣豈非謂顏子非樂於簞瓢特不以是而改其心之所樂至於夫子則隨所寓而樂存焉一曰不改一曰亦在文意固自不同否然程子則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却似無甚異於所以論顏子者今集注乃載其說何耶曰孔顏之樂亦不必分不改是從這

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必大集注餘見顏樂章

問上蔡云義而得富得貴猶如浮雲况不義乎曰這是上

蔡說得過當此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

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掉脫得

如舜禹有天下固說道不與亦只恁地安處之又如所

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

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

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智孫集義

加我數年章

問五十學易一段曰聖人學易於天地萬物之理吉凶悔

吝進退存亡皆見得盡自然無差失聖人說此數句非

是謾然且恁地說聖人必是見得是如此方如此說謙

文振問五十以學易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何如

他書一事是一理易却說得闊也有底事說在裏未有

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綜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

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

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

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

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綜為

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

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伸屈之理聖人之所以學者學

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

六十四卦  
三十四

得乾卦乾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  
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  
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  
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無咎若  
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  
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  
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  
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  
堯之時須交付與舜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堯  
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多  
以盛滿為戒如云飲酒愛微醺不成使醕酢又云康節

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  
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來體去到得熟後看是甚麼事  
理無不洞見賀孫

因學者問學易無大過章曰易只有陰陽兩字分奇偶一  
畫是陽兩畫是陰從此錯綜推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後來文王却就畫繫之以辭看來易元初只是畫  
又曰天地只是一箇陰一箇陽把來錯綜大抵陽多  
吉陰則多凶吉為善凶為惡又看所處之位逐一看之  
陽有時而凶陰有時而吉又如他經先因其事房有其  
文如書言堯舜禹成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存許多  
事業方說到那裡若無那事亦不說到那裡易則是箇

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也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皆是要人守正又云易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果盡得那道理否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須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無不利凡皆類此又曰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乾之一卦純乎陽固是好如元亨利貞蓋大亨之中又須知利在正非正則過矣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知恐懼修

省便是過易大槩款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胸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胸中寫出這箇理植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知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文勢不然此章十五字誤然章之大旨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濳問五十以學易章先生舉史記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款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

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方讀易也問伊川以八索為過處如何曰其不敢如此說寓

問伊川前一說則大過在八索之類後一說則大過在弟子之學易者俱未有定據曰史記加作假古本五十作卒字加假聲相近五十與卒字相似而併誤也此孔子繫易之時自謂假我數年卒以學易可以無大過者為此自謙之辭以教學者深以見易之道無窮也謨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

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備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常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德明

伊川云夫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問者則在默而識之不知性與天道便於詩書執禮中求之乎曰語意不如此觀子貢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自是有說時節但亦罕言之恭父云觀子貢此處固足以見子貢方聞性天道之妙又如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這是大段警悟他處曰這般處是

大段分曉又云若實能默而識之則於詩書執禮上自見得性與天道若不實能默識得雖聖人便說出也曉不得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字目其禮非夫子方為是言曰詩書只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故孔子常說教人執禮故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不是當時自有此名賀孫集注。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散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聖人不是有所因為甚事了如此只是意思有所憤散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至於不知老之將至聖人不肯半上落下直是做到底雖是聖人若自與下之辭其實超詣却非

聖人做不得憤是感之極深樂是樂之極至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散憤忘食樂以忘憂處次日再問曰如今不必說是為甚散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散憤便至於忘食樂便至於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之意相似備

散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說若是謙辭然聖人之為人自有不可及處直要做到底不做箇中間不界底人非是有所因真箇或有所感散憤而至於忘食所樂之至而心憂蓋有不知其然而不自知其老之將至也又如好古敏以求之自是謙詞學不厭教不倦亦是謙詞當時如公西華子貢自能窺測聖人不可

及處蓋聖人處己之謙若平易而其所以不可及者亦在其中矣觀聖人若甚慢只是你趕他不上

人傑曰營錄云了頁

公西華亦自看得破

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聖人全體極至沒那半間不界底事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恁地極至大槩聖人做事如所謂一捧一條痕一摺一掌血直是恁地盡

問發憤忘食未知聖人發憤是如何曰要知他發憤也不得只是聖人做事超越眾人便做到極處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若他人發憤未必能忘食樂處未必能忘憂聖人直是脫灑私欲自是惹不着這兩句雖無甚利害細看來見得聖人超出乎萬物之表

寓

因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

史停聖人為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

欄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是甚麼樣精神甚麼樣骨肋

因說胡季學蒙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不

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二章固不出乎累無人欲渾然天理之意要各隨其頭面看他意思如何譬之皆金也做盞時是一樣做釵時是一樣須是隨其意思見得分明方好不然亦只鷓突而已發憤忘食是發憤便能忘食樂以忘憂是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從這頭便點到那頭但見義理



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衆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心在雖如何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下學上達是天人事理洞然透徹無一毫之間隔聖人所謂上達只是一舉便都在此非待下學後旋上達也聖人便是天人則不能如天惟天無人許多病敗故獨能知之天非真有知識能知但聖人有此理天亦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釋氏亦云惟佛與佛乃能知之正此意也 伯羽

對葉公之問見其事皆造極脫然無所係累但見義理無窮不知歲月之有改莫我知之歎見其樂天安土無入

而不自得天人事理洞然無毫髮之間苟有一毫之私則無以窺此境之妙故曰知我者其天乎道夫

學者做得事不是須是悔悔了便不要做始得若悔了第二番又做是自不能立志又干別人甚事因問集注有未得則發憤忘食之說曰聖人未必有未得之事且如此說若聖人便有這般事是他便發憤做將去學者當悔時須是學聖人始得豈可自道我不似聖人便休却

明作  
集注

叔器問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何以便見全體至極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但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致處叔器問看聖賢說話

也須先識聖人是甚麼樣人賢人是甚麼樣人方見得  
他說得淺深曰夫子說聖人君子善人有常等級甚分  
明要見等級只是孟子六謂之說如可欲之謂善便是  
那善人如克實之謂美等便皆是那賢人事如大而化  
之以上方是聖人事義剛

問橫渠仲尼憤一發而至於聖之說曰聖人緊要處自生  
知了其積學者却只是零碎事如制度文為之類其本  
領不在是若張子之說是聖人全靠學也大抵如所謂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皆是移向下一等說以  
教人亦是聖人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全滿足  
處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此詞也必不集義

發憤忘食章東坡云實言則不讓貶言則非實故常略言  
之而天下之美莫能加焉此說非不好但如此則是聖  
人已先計較方為此說似非聖人之意聖人言語雖是  
平易高深之理即便在這裏學者就中庸處看便見得  
高明處夔孫

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敏求固止  
於禮樂名數然其義理之精熟亦敏求之乎曰不然聖  
人於義理合下便恁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敏求  
則多能之事耳其義禮完具禮樂等事便不學也自有  
一副當但力可及故亦學之若孟子於此等也有學得

底也有不曾學得底然亦自有一副當但不似聖人學  
來尤密耳仲思問何以言之曰如班爵祿井田喪禮之  
類只是說得大槩然亦是去古遠無可考處但他大綱  
正制度雖有不備處亦不妨伯羽

好古敏以求之聖人是生知而學者然其所謂學豈若常  
人之學也聞一知十不足以盡之義剛

子不語怪力亂神章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集注言鬼神之理難明易惑而實不  
外乎人事鬼神之理在人事中如何見得曰鬼神只是  
二氣之屈伸往來就人事中言之如惡善禍福便可以  
見鬼神道理論語中聖人不曾說此寓問如動靜語默

亦是此理否曰固是聖人全不曾說這話與人這處  
形無影亦自難說所謂敬鬼神而遠之只恁地說集注  
寓

三人行章

聖人之學異夫常人之學才略舉其端這裏便無不昭徹  
然畢竟是學人若以自脩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  
乎前者無非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不善者  
這裡便恐懼脩省恐落在裡面去是皆吾師也愛孫

天生德於予章

讀天生德於予一章曰總做聖人自反無愧說時便小了  
聖人須知道天生德於聖人桓魋如何害得故必其不

能遠天害已也 時舉

恭父問必不能遠天害已不知當時聖人見其事勢不可  
害已還以理度其不能害耶曰若以勢論則害聖人甚  
易唯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 賀孫

問天生德於子桓魋其如子何孔子既如此說了却又微  
服而過宋者乃是天理人事之交盡否曰然所謂知命  
者不立乎巖墻之下若知命者便立乎巖墻之下也何  
害却又不立而今所謂知命者只是捨命 熹

魏問謝氏云聖人不敢必其不我害也使其能為我害亦  
天也是如何曰這說是聖人必其不能害已如匡人其  
如子何皆是斷然害聖人不得聖人說出自恁地直截

如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這是未定之辭如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  
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遇不遇看天如何亦是  
未定之辭 賀孫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子善說吾無隱乎爾此在弟子自見得如何如顏子只見  
得所立卓爾冉子自見得力不足中道而廢聖人以學  
者不能自去用力故以此警之曰要緊意思都在吾無  
行而不與二三子處須去仔細認聖人無不與二三子  
處在那裡 時舉錄云須要看聖人如凡日用飲食居處  
何是無行不與二三子處  
之間認得聖人是如何自家今當如何或問鄉黨所得

亦足以見聖人之動靜曰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之類  
這亦可見但夫子所以與二三子又不止此須是實認  
得意思是如何賀孫

夫子嘗言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  
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知夫子之坐  
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  
也聖人雖教人灑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裡面義剛

問伊川言聖人教人常俯就若是掠下一着教人是聖人  
有隱乎爾何也曰道有大小精粗大者精者固道也小  
者粗者亦道也觀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  
萬物峻極于天此言道之大處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

儀三千是言道之小處聖人教人就其小者近者教人  
便是俯就然所謂大者精者亦只在此初無二致要在  
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耳在我則初無所隱也錄

子以四教章

教人之道自外約入向裡去故先文後行而忠信者又立  
行之方也謹

子善說文行忠信恐是教人之序當先博以文使之躬行  
方教之忠信曰此是表裡互說在這裡不是當學文備  
行時不教之存忠信在教人當從外說入又云學者初  
來須是先與他講說不然是行箇甚麼忠是甚物事信  
是甚物事到得為忠為信時自是說不得若平日講說

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以忠信二節全在學者自去  
做如講說如何是孝如何是弟這都只是文去行其所  
謂孝所謂弟方始是實事賀孫

文行忠信如說事親是如此雖是行之事也  
只是說話在須是自家體此而行之方是行蘊之於心  
無一毫不實處方是忠信可傳者只是這文若行忠信  
乃是在人自用力始得雖然若不理會得這箇道理不  
知是行箇甚麼忠信箇甚麼所以文為先如入孝出弟  
謹信汎愛親仁非謂以前不可讀書以前亦教他讀書  
理會許多道理但必盡得這箇恰好讀書又曰到這裡  
却好讀書

讀子以四教而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修於行所  
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不實處乃是忠信舉時  
文行忠信教不以文無由入說與事理之類便是文小學  
六藝皆文也

子以四教且如小學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教之男唯  
女俞是先教他做箇伎倆這都是文底事而後教他識  
義理夔孫

問行忠信恐是博文約禮之意曰然忠信只是約禮之  
實素

問行是就身上說忠信是就心上說否曰是義剛  
問文行為先忠信為次之說如何曰世上也自有初問誰

曉底人便把忠信與說又教如何理會也須且教讀書  
漸漸壓伏這箇身心教定方可與說問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是如何曰讀書最不要如此比並如上說怕人卒  
急難理會須先将文開發他如詩書禮樂射御書數都  
是文這自是說務本意不同賀孫

先生因或者講子以四教問何以有四者之序或者既對  
先生曰文便是窮理豈可不見之於行然既行矣又恐  
行之有未誠實故又教之以忠信也所以伊川言以忠  
信為本蓋非忠信則所行不成故耳因問行有餘力則  
以學文何也曰彼將教子弟而使之知大槩也此則教  
學者深切用工也問然則彼正合小學之事歟曰然

或問此章是先文而後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先行而  
後文何以不同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  
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自識得銖  
因問中庸末章自衣錦說至無聲無臭是從外做向內  
首章自天命之性說至萬物育是從內做向外曰不持  
此也惟天下聰明睿知說到溥博淵泉是從內說向外  
惟天下至誠經綸天下之大經至眇眇其仁聰明聖智  
達天德是從外說向內聖人發明內外本末小大巨細  
無不周徧學者當隨事用力也銖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章

聖人也只是這箇道理但是他理會得爛熟後似較聖樣

其實只是這道理君子是事事做得去所謂君子不器  
善人則又不及君子只是知得有善有惡肯為善而不  
肯為惡耳有常者又不及善人只是較依本分義剛

問善人是資質大故粹美其心常在於善道所以自不至  
於有惡有常者則是箇確實底人否曰是有常底也不  
到事事做得是只是有志於善而不肯為惡耳善人則  
從來恁地好事事依本分但人多等級善人雖是資質  
好雖是無惡然不踐迹亦不入於室緣不甚曉得道理  
不可以到聖人只是恁地便住了義剛

善人是資質自好底人要做好事而自然無惡者也有恒  
則只是把捉得定又未到善人自然好處在善人正如

上文所謂聖人有恒正如所謂君子然而善人有恒者  
皆未知學問者也僭

問善人有恒者之別曰善人已無惡但不入道有恒者惟  
守恒分而已論語中此等皆汎問非切於日用之急者  
此等皆置之後而前面自有緊切處若緊切處通餘處  
自理會得賀孫

實問善人有恒一章有恒者之去聖人高下固懸絕矣然  
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人者天下事大槩既是有  
恒方做得成嘗觀分水嶺之水其初甚微行一兩日流  
漸大至到建陽遂成大溪看來為學亦是有恒方可至  
於聖人曰最是古人斷機譬喻最切緣是斷時易接時



難一斷了便不可接泳

美伯英解亡而為有章曰正謂此皆虛夸之事不可以久

是以不能常非謂此便是無常也壯祖

問亡而為有等與難乎有恒矣不相似曰蓋如此則不實

矣只是外面虛張做安能有常乎寓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此是說無恒以前事若是

以亡為有以虛為盈以約為泰則不能常謂如我窮約

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時暫做得將來無時又做不得

如此便是無常亡對有而言是全無虛是有但少約是

就用度上說義剛

問難乎有恒矣曰這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恁地有頭

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是不會有常卓錄云此等八不

言此三病皆受於無常之前又曰如說居上不寬為禮

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

不足觀只為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

以字上又云將甚底物事去看他居上寬為禮敬臨喪

哀就裡面方可看他箇深淺過不及卓錄云如有其寬

即觀其淺深當否如何今既無此則吾他都無這箇了

更將何以觀之如考試一般若文字平平尚可就中看

好惡若文理純繆更將甚麼去考得論語如此處多今

人都只粗淺滾說過也自說得只是聖人本意不如此

只是看得熟了少間自分別得出賀力異 卓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揚問不知而作作是述作或只是凡所作事曰只是作事  
又問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不知可以作  
多聞而識之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得否曰聞見大略  
爭不多較所聞畢竟多聞須別識善惡而從見則見得  
此為是彼為非則當識之他日行去不差也寓  
或問此章之義曰聞是聞前言徃行見是見目今所為聞  
之須要擇其善者而從之必有得於已不是聞詳見略  
亦不是聞淺見深不須如此分聞見字蓋卿  
問多聞多見之別曰聞是都聞得好說話了從之是又擇  
其尤善者而從之見只是汎汎見得雖未必便都從他

然也着記他終始首尾得失盡

多聞已聞得好話了故從中又揀擇多見只是平日見底  
事都且記放這裡盡

多見而識之見又較切實

多見姑且識之如沒要緊底語言文字謾與他識在不識

也沒要緊要緊却在多聞擇善而從之如今人却只要

多識却無擇善一着賀孫。因坐  
客雜記而言

讀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章云聞見亦是互相發明此下  
見干

祿章。  
時舉。

問多聞曰聞只是聞人說底已亦未理會得問知有聞見  
之知否曰知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不是

後來又別有一項所知亦只是這箇事如君止於仁  
臣止於敬之類人都知得此只後來便是真知淳  
問擇善而從之是已知否曰未擇時則未辨善惡擇了則  
善惡別矣譬如一般物好惡來雜在此須是擇出那好  
底擇去那惡底擇來擇去則自見得好惡矣  
知之次也知以心言得於聞見者次之  
問多聞多見不同如何曰聞是耳聞見是目見問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如何不擇呂氏說聞愈於見從愈  
於識知愈於從如何曰多聞便有所當行故擇而行之  
多見雖切然未必當行姑識在賀孫

仁遠乎哉章

人之為學也是難若不從文字上做工夫又茫然不知下  
手處若是字字而求句句而論而不於身心上着切體  
認則又無所益且如說我欲仁斯仁至矣何故孔門許  
多弟子聖人竟不曾以仁許之雖以顏子之賢而尚或  
違於三月之後而聖人乃曰我欲斯至蓋亦於日用体  
驗我若欲仁其心如何仁之至其意又如何又如說非  
礼勿視聽言動蓋亦每事省察何者為礼何者為非礼  
而吾又何以能勿視勿聽若每日如此讀書庶幾看得  
道理自我心而得不為徒言也壯祖  
或問我欲仁斯仁至矣曰凡人讀書只去究一兩字學所  
以不進若要除却這箇道理又空讀書須把自身來體

取做得去方是無疑若做不去須要講論且如欲仁斯  
仁至如何恁地易至於顏子三月不違仁又如其餘  
更不及此又怎生得恁地難論語似此有三四處讀論  
語須是恁地看方得 銖

吳伯英講我欲仁斯仁至矣因引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  
矣乎以證之且曰如先生固嘗注曰仁本固有欲之則  
至志之所至氣亦至焉先生曰固是但是解一日用力  
而引此言則是說進數步今公言欲仁仁至而引前言  
則是放退數步地也以此觀先生說經大率如此  
因正淳說我欲仁斯仁至矣曰今人非不知利祿之不可  
求求之必不可得及至得底皆是非用力所至然而有

至終身求之而不止者如何得人皆欲仁所以後來聖  
賢不出盡是庸凡便是無肯欲仁者如何得箇道理使  
人皆好仁所以孔子謂吾未見好仁者所謂好德如好  
色須是真箇好德如好色時方可如今須是自於這裡  
着意思量道如何不欲仁却欲利祿如何不好德却只  
好色於此猛省恐有箇道理帶

問我欲仁曰才欲便是仁在這裡胡子知言上或問放心  
如何求胡子說一大段某說都不消恁地如孟子以雞  
犬知求為喻固是但雞犬有時出去被人打殺煮喫了  
也求不得又其求時也須遣人去求這箇心則所係至  
大而不可不求求之易得而又必得蓋人心只是有箇

出入不出則入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出去時人都不  
知不覺才覺得此心放便是歸在這裡了如戒慎恐懼  
才恁地便是心在這裡了又問程子以心使心如何曰  
只是一箇心被他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  
這一箇心夔孫

陳司敗問昭公章

問昭公娶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曰此非昭公  
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云既  
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  
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子舉法則罪固不免  
亦須原情自有處置况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  
亦已自知其非矣

子與人歌而善章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今世間人與那人說  
話那人正說得好自家便從中截斷如云已自理會得  
不消說之類以此類看聖人是甚氣象與人歌且教他  
自歌一終了方令再歌而後和之不於其初歌便和恐  
混雜他不盡其意此見聖人與人為善賀孫  
若不待其反而後和則他有善亦不得而知今必使之反  
之而後和之便是聖人不掩人善處義剛

集注說子與人歌不掩人善蓋他歌既善使他復歌聖人  
未遽和以摻雜之如今人見人說得一話好未待人了

便將話來揀他底則是掩善植

問伊川云歌必全章與割不正不食同意如何曰是直候歌者徹章然後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恐是此意當

文莫吾猶人也章

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立未能一焉之意同謨

若聖與仁章

夫子固多謙辭到得說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西華便識得所以有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之說便說道聖人有

不讓處泳

其他人為之誨人不能無厭倦時惟聖人則不厭不倦正唯弟子不能學也言正是弟子不能學處這若不是公西華親曾去做來親見是恁地如何解恁地說義剛為之不厭誨人不倦他也不曾說是仁聖但為之畢竟是為箇甚麼誨人畢竟是以甚麼物事誨人這便知得是為之是為仁聖之道誨之是以仁聖之道誨人義剛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明作

子疾病章

讀此章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也知有此理故

但言我不用禱而亦不責子路之非也時舉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要知子路所以請禱之意是如何審

一審看他意思着落再說來却轉動不得方好說與他

或問有禱之理否曰子路說禱爾於上下神祇便是有

此理子路若要禱但在我不用禱耳

或問子路請禱處曰子路若不當請聖人何不直拒之乃

問有諸何也立之對云聖人不直拒子路故必問之而

後以為無所事禱曰不然蓋夫子疑子路禱之非正故

以有諸叩之及子路舉誅聖人知非淫祀乃云我無所

事禱時舉

子路請禱子曰有諸聖人不直截截他待子路說了然後

從容和緩答他今人才到請禱處便截了聖人皆不如

此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亦然

病而禱占亦有此理但子路不當請之於夫子其曰丘之

禱久矣注云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是也伊川云無過可

悔無善可遷此是解素行合於神明一句謨

歟器問子路請禱注下是兩箇意思模樣曰是但士喪禮

那意却只是箇小意思良久云聖人便是仔細若其他

人便湏叫喚罵詈聖人却問有諸待他更說却云是禱

久矣這如與人歌而善必反之而後和之樣却不是他

心裡要恁子細聖人自是恁地仔細不恁地失枝落節

大步跳過去說義剛

問疾病而禱古人固行之矣然自典禮之亡世既莫知所當致禱之所緇黃巫覡始以其說誣民惑衆而淫祀日繁今欲一切屏絕則於君父之疾無所用力之際不致禱在臣子之心必有慊然不足者欲姑隨世俗而勉為之然吾心既不以為然亦必不能於此自致其誠况於以所賤事君親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今自是無所可禱如儀禮五祀今人尋常皆不曾祀又尋常動是越祭於小小神物必以為祭之無益某向為郡禱旱時如舊例醮祭之類皆嘗至誠為之但才見張天師心下便不信了必大

奢則不孫章

或問奢則不孫曰才奢便是不孫他自是不戢歟也公且看奢底人意思儉底人意思那奢底人便有驕傲底意思須必至於過度僭上而後已然却又是一節在盡問奢非止謂僭禮犯上之事只是有誇張侈大之意便是否曰是義剛

君子坦蕩蕩章

君子坦蕩蕩只是意誠心廣體胖耳

子溫而厲章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須看厲便自有威底意思不猛便自有溫底意思大抵曰溫曰威曰恭三字是主曰厲曰不猛曰安是帶說上下二句易理會諸公且看聖



人威底氣象是如何久之云聖人德盛自然尊嚴又云謝氏以此說夷惠過處頗是賀孫

取器說子温而厲章曰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自然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而補弊蓋自舜之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不可不知義剛

問子温而厲一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逐事上說否曰然此是就大體上看聖人養

問張子云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曰恭而安如何學得成安便不恭恭便不安這箇使力不得是聖人養成底事顏子若是延得幾年便是聖人不是到此更用着力只是養底工夫了顏子工夫至到只是少養如煉丹火

氣已足更不添火只以暖氣養教成就耳明作

魏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若不知得只是觀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曰也是如此更有多少病在良久曰人便是被氣質局定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變得些子了又更有些子又云聖人發憤便忘食樂便忘憂直是一刀兩段千了百當聖人固不在說但顏子得聖人說一句直是傾腸倒肚便都了更無許多廉纖纏擾絲來線去問橫渠只是硬把捉故不安否曰他只是學箇恭自驗見不曾熟不是學箇恭又學箇安賀孫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三十五

論語十七

泰伯篇

泰伯其可謂至德章

泰伯得稱至德為人所不能為可學

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  
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  
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意思**義剛言  
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  
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若以泰伯比文  
王則泰伯為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

不得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義剛又言泰伯若居武王時  
於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  
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聖人之制行不同或遠  
或近或去或不去雖是說他心只是一般然也有做得  
不同處范蓋之問文王如何曰似文王也自不肯恁地  
做了縱使文王做時也須做得較詳緩武王做得太故  
簾暴當時紂既投火了武王又却親自去斫他頭來梟  
起若文王恐不肯恁地這也難說武王當時做得也有  
未盡處所以東坡說他不是聖人雖說得太過然畢竟  
是有未盡處義剛曰武王既殺了紂有微子賢可立何  
不立之而又自立何也先生不答但感眉再言這事也

難說義剛

陳仲亨說至德引義剛前所論者為疑曰也不是不做這  
事但他做得較雍容和緩不似武王樣暴泰伯則是不  
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是為諸侯太王剪商自  
是他同人恁地說若無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左氏分  
明說泰伯不從不知不從甚廢事東坡言三分天下有  
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  
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又曰公劉時  
得一上做得盛到太王被狄人苦楚時又衰了大王又  
旋來那岐山下做起家計但岐山下却亦是商經理不  
到處亦是空地當時邠也只是是一片荒涼之地所以

他去那裏輯理起來義剛

問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即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只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寓

問泰伯知太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要太王有天下或問太王有剪商之志果如此否曰詩裏分明說實始剪商又問恐詩是推本得天下之由如此曰若推本說不應下實始剪商看左氏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這甚分明這事也難說他無所據只是將孔子稱泰伯可謂至德也已矣是與稱文王一般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又問堯之讓舜禹之傳子湯放桀武王伐紂周公誅管蔡何故聖人所遇都如此先生笑曰後世將聖人做模範却都如此差異信如公問然所遇之變如此到聖人處之皆恁地所以為聖人故曰遭變事

而不失其常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且就平正正處者賀孫

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卹不得父子君臣一也太王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或曰斷髮文身乃仲雍也泰伯則端委以治吳然吳之子孫皆仲雍之後泰伯蓋無後也壯祖

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亡則天

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者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又曰未盡善皆是微意變孫

因說泰伯讓曰今人纔有些子讓便惟恐人之不知

伯豐問集注云大王因有剪商之志恐魯頌之說只是推本之辭今遂據以為說可否曰詩中分明如此說又問如此則大王為有心於圖商也曰此是難說書亦云太王肇基王迹又問大王方為狄人所侵不得已而遷岐當時國勢甚弱如何便有意於取天下曰觀其初遷底規模便自不同規模才立便張大如文王伐崇伐密氣象亦可見然文王猶服事商所以為至德集注

泰伯章所引其心即夷齊之心而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不  
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  
若泰伯不從剪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  
所以謂之難處非說遜國事也集注說亦未分曉耳明  
作

泰伯之心即伯夷叩馬之心太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心  
二者道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為至德謂武為  
未盡善亦自有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  
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其間不無些子高下若  
如蘇氏用三五十字罵武王非聖人則非矣於此二者  
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因問泰伯與夷齊心

同而謂事之難處有甚焉者何也曰夷齊處君臣間道  
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  
不明且去某書謂太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  
也銖

問泰伯讓天下與伯夷叔齊讓國其事相類何故夫子一  
許其得仁一許其至德二者豈有優劣耶曰亦不必如  
比泰伯初未嘗無仁夷齊初未嘗無德也祖  
問三以天下讓程言不立一也逃之二也文身三也不知  
是否曰據前輩說亦難考他當時或有此三節亦未可  
知但古人辭必至再三想此只是固讓集注

恭而無禮章

禮只是理只是看合當恁地若不合恭後却必要去恭則

必勞若合當謹後謹則不憊若合當勇後勇則不亂若

不當直後却須要直如證羊之類便是絞義剛

問故舊不遺則民不偷蓋人皆有此仁義之心篤於親是

仁之所發故我篤於親則民興仁篤故舊是義之發故

不遺故舊則民興義是如此否曰看字則又似仁

大槩皆是厚底意思不遺故舊固是厚這不偷也是厚

却難把做義說義剛

問君子篤於親與恭謹勇直處意自別橫渠說如何曰橫

渠這說且與存在某未敢決以為定若做一章說就橫

渠說得似好他就大處理會便知得品節如此問橫渠

說知所先後先處是篤於親與故舊不遺曰然問他却

將恭慎等處入在後段說是如何曰就他說人能篤於

親與不遺故舊他大處自能篤厚如此節文處必不至

大段有失他合當恭而恭必不至於勞謹慎必不至於

畏縮勇直處亦不至於失節若不知先後要做便做更不

問有六親眷屬便是證父攘羊之章集注

鄭齊卿問集注舉橫渠說之意曰他要合下面意所以如

此說蓋有禮與篤親不遺故舊在先則不憊不勞不亂

不絞與興仁不偷之效在後耳要之合分為二章又問

豈而無禮則絞曰絞如繩兩頭絞得緊都不寬舒則有

證父攘羊之事矣木之

張子之說謂先且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明作

問橫渠知所先後之說其有所節文之謂否曰橫渠意是如此篤於親不遺故舊是當先者恭慎之類却是後必大

曾子有疾謂門弟子章

正卿問曾子啟手足章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啟手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毫髮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

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必以這箇心畧不點檢便差失了看世間是少少事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賀孫

問曾子戰兢兢曰此只是戒謹恐懼常恐失之君子未死之前此心常恐保不得便見得人心至危且說世間甚物事似人心危且如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千變萬化割眼中便走失了割眼中便有千里萬里之遠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只理會這箇道理分曉自不危惟精惟一便是守在這裏允執厥中便是行將去格

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法此心



不存則常昏矣今人有昏睡者遇身有痛痒則蹶然而醒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忘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也

時舉讀問目曰依舊有過高傷巧之病切須放令平實曾子起手足是如此說固好但就他保身上面看自極有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問正顏色斯近信矣此其形見於顏色者如此之正則其中之不安可知亦可謂信實矣而只曰近信何故曰聖賢說話也寬也怕有未便恁地底

義剛

問正顏色斯近信如何是近於信曰近是其中有這信與

行處不違皆多有人見於顏色自恁地而中却不恁地者如色厲而內荏色取仁而行違皆是外面有許多模樣所存却不然便與信遠了只將不好底對看便見

寓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賀孫

出辭氣人人如此工夫却在下面如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泳

殺又問遠暴慢章曰此章慢暴鄙倍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麤厲慢是放肆蓋人之容貌必得和平不暴則慢暴是剛者之過慢是寬柔者之過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時舉

仲蔚說動容貌章曰暴慢底是大故麓斯近信矣這須是裏面正後顏色自恁地正方是近信若是色取仁而行違則不是信了倍只是倍於理出辭氣時須要着得道理如何後方出則不倍於理問三者也似只一般樣曰是各就那事上說又問要恁地不知如何做工夫曰只是自若持守池錄作只是隨事去持守。義剛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是成就處并卿。以下總論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此三句說得太快大槩是養成意思較多賜

陳寅伯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且只省那所貴二字莫非這事也口違豆之事亦是道但非所貴君子所貴只在

此三者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遠暴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人之容貌只有一箇暴慢雖淺深不同暴慢則一如人狼戾固是暴稍不温恭亦是暴如人倨肆固是慢稍或急緩亦是慢正顏色而不近信却是色莊信實也正顏色便須近實鄙便是說一樣卑底說話倍是逆理辭氣只有此二句因曰不易孟敬子當時焉得如此好或云想曾子病亟門人多在傍者曰恐是如此因說看文字須是熟後到自然脫落處方是某初看此都安排不成按得東頭西頭起按得前向後面起到熟後全不費力要緊處却在那斯字矣字這般閑字上此一啟程門只有尹

和靖看得出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若熟後真箇使人說今之學者只是不深好後不得其味只是不得其味後不深好文蔚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下面要得動容貌便能遠暴慢要得正顏色便近信出辭氣便遠鄙倍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植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此言君子存養之至然後能如此一出辭氣便自能遠鄙倍一動容貌便自能遠暴慢正顏色便自能近信所以為貴若學者則雖未能如此當思所以如此然此亦只是說效驗若作工夫則在此句之外雉

**楊**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未至此如何用工曰只是就

容貌辭色之間用工更無別法但上面臨時可做下面臨時做不得須是熟後能如此初間未熟時雖本淳錄作須

字是動容貌到熟後自然遠暴慢雖是正顏色到熟後

自然近信雖是出辭氣到熟後自然遠鄙倍高○淳錄此下云辭

是言語氣是聲音出是從這裡出去三者是我身上事要得如此遠鄙雖是未亦道之所在不可不謹然此則

有司之事我亦只理會身上事

動容貌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須要會埋如何得動容貌便會遠暴慢正顏色便會近信出辭氣便會遠鄙倍須知得曾子如此說不是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時方自會恁地須知得工夫在未動容

貌未正顏色未出辭氣之前又云正顏色若要相似說合當着得箇遠虛偽矣動出都說自然惟正字却似方整頓底意思蓋緣是正顏色亦有假做恁地內實不然者若容貌之動辭氣之出却容偽不待賀孫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看來三者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又問要之三者以涵養為主曰涵養便是只這三者便是涵養地頭但動容貌遠暴慢是不遠暴慢便不是顏色近信便是不近信便不是

熹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或云須是工夫持久方能持如此否曰不碍人之資稟各不同資質好者纔知得便把得定

不改變資質遲慢者須大段着力做工夫方得因  
仲車從胡安定學一日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徐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又舉小南和尚偶靠倚而坐其師見之厲聲叱之曰恁地無脊梁骨小南聞之聳然自此終身不靠倚坐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

問所謂暴慢鄙倍皆是指在我者言否曰然曰所以動容貌而暴慢自遠者工夫皆在先歟曰此只大綱言人合如此固是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廣

叔京來問所貴乎道者三因云正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

也要整齊方云乃是敬貫動靜曰恁頭底人言語無不  
貫動靜者方

或問遠與近意義如何曰曾子臨終何嘗又安排下這字  
如此但聖賢言語自如耳不須推尋不要緊處  
動容貌斯遠暴慢是為得人好正顏色斯近信是顏色實  
出辭氣斯遠鄙倍是出得言語是動正出三字皆是輕  
說過君子所貴於此者皆平日工夫所至非臨事所能  
捏合遵豆之事雖亦莫非道之所在然須先擇切已者  
為之如有閑睢麟趾之意便可行周官法度又如盡得  
皇極之五事便有庶徵之應以遵豆之事告孟敬子必  
其所為有以煩碎為務者謨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言道之所貴者有此三事便對了道  
所賤者遵豆之事非不是道乃道之末耳如動容貌  
正顏色出辭氣須是平日先有此等工夫方如此効驗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須只做一句讀斯字只是自然意  
思楊龜山解此一句引曾子脩容闔人避之事都是他  
人恭慢全說不着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至遵豆之事則有司存曰以道言  
之則不可謂此為道彼為非道然而所貴在此則所賤  
在彼矣其本在此則其末在彼矣人傑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乃是切於身者若遵豆之事特有司  
所職掌耳今人於制度文為一一致察未為不是祇却

於大體上欠闕則是棄本而末也人傑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學者觀此一段須看他兩節先看所貴乎道者是如何這箇是所貴所重者至於一邇一豆皆是理但這箇事自有人管我且理會箇大者且如今人講明制度名器皆是當然非不是學但是於自己身上大處却不曾理會何貴於學先生因言近來學者多務高遠不自近處着工夫有對者曰近來學者誠有好高之弊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父子君臣兄弟上求諸先生言如此初不曾有高遠之說曰明道之說固如此然父子兄弟君臣之間各有一箇當然之理是道也謙之

**義剛**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章畢因曰道雖無所不在而君子所重則止此三事而已這也見得窮理則不當有大小之分行已則不能無緩急先後之序先生曰這樣處也難說聖賢也只大槩說在這裏而今說不可無先後之序固是但只揀得幾件去做那小底都不照管也不得**義剛**因言義剛便是也疑以為古人事事致謹如所謂克勤小物豈是盡視為小而不管曰這但是說此三事為最重耳若是其他也不是不管只是說人於身已上事都不照管却只去理會那邇豆等小事便不得言這箇自有司在但責之有司便得若全不理會將見以邇為豆以豆為邇都無理會了田子方謂魏文侯

卷三五  
曰君明樂官不明樂音此說固好但其思之人君若不  
曉得那樂却如何知得那人可任不可任這也須曉得  
方解去任那人方不被他謾如籩豆之類若不曉如何  
解任那有司若邊裏盛有汁底物事豆裏盛乾底物事  
自是不得也須着曉始得但所重者是上面三事耳義

剛

舜功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曰動容貌則能遠暴慢正顏  
色則能近信出辭氣則能遠鄙倍所貴者在此至於邊  
之事雖亦道之所寓然自有人管了君子只脩身而  
已蓋常人容貌不暴則多慢顏色易得近色莊言語易  
得鄙而倍理前人愛說動字出字正字上有工夫看得

來不消如此璘

正卿問正顏色之正字獨重於動與出字何如曰前輩多  
就動正出三字上說一向都將三字重了若從今說便  
三字都輕却不可於中自分兩樣某所以不以彼說為  
然者緣看文勢不恁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指夫道  
之所以可貴者為說故云道之所以可貴者有三事焉  
故下數其所以可貴之實如此若禮文器數自有官守  
非在所當先而可貴者舊說所以未安者且看世上人  
雖有動容貌者而便辟足恭不能遠暴慢雖有正顏色  
者而色取仁而行違多是虛偽不能近信雖有出辭氣  
者而巧言飾辭不能遠鄙倍這便未見得道之所以

可貴矣道之所以可貴者惟是動容貌自然便會遠暴慢正顏色自然便會近信出辭氣自然便會遠鄙倍此所以貴乎道者此也又云三句最是正顏色斯近信見得分明賀孫

或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如何曰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前輩不合將做用工處此只是涵養已成效驗處暴慢鄙倍近信皆是自已分內事惟近信不好理會蓋君子才正顏色自有箇誠實底道理異乎色取仁而行違者也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道雖無乎不在然此三者乃脩身之效為政之本故可貴容貌是舉一身而言顏色乃見於面顏者而言又問三者固是效驗處然不知

於何處用工曰只平日涵養便是去偽

某病中思量曾子當初告孟敬子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只說出三事曾子當時有多少好話到急處都說不辦只撮出三項如此這三項是最緊要底若說這三事上更做得工夫上面又大段長進便不長進也做得箇聖賢

坯模雖不中不遠矣恪

所貴乎道者三禮亦是道但道中所貴此三者在上李先生云曾子臨死

空洞中只餘此念方

或講所貴乎道者三曰不必如此說得巧曾子臨死時話說必不暇如此委曲安排又大

注云暴粗厲也何謂粗厲曰粗不精細也集注



問先生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驗為要非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頃刻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如上蔡之說而不可以效驗言矣其疑動正出三字不可以為做工夫字正字尚可說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曰這三字雖不是做工夫底字然便是做工夫處正如着衣喫飯其着其喫雖不是做工夫然便是做工夫處此意所爭只是絲髮之間要人自認得舊來解以為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今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

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太深有病個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以下三節是要得恁地須是平日

敬工夫到此方能恁地若臨時做工夫也不解恁地植

因問明道動容周旋中禮正顏色則不忘出辭氣正由

中出又仍是以三句上半截是工夫下半截是功效曰

不是所以恁地也是平日莊敬工夫植

問動也正也出也不知是心要得如此還是自然發見氣

象曰上蔡諸人皆道此是做工夫處看來只當作成效

說涵養莊敬得如此工夫已在前了此是效驗動容貌

若非涵養有素安能便免暴慢正顏色非莊敬有素安

能便近信信是信實表裏如一色有色厲而內在者色  
 莊也色取仁而行違者苟不近實安能表裏如一乎問  
 正者是着力之辭否曰亦着力不得若不到近實處正  
 其顏色但見作偽而已問遠之字義如何曰遠便是無  
 復有這氣象問正顏色既是功效到此則宜自然而信  
 却言近信何也曰這也是對上遠字說寓義  
 問君子道者三章謝氏就正動出上用工竊謂此三句其  
 要緊處皆是斯字上蓋斯者便自然如此也才動容貌  
 便自然考便非平昔涵養之熟何以至此此三句乃  
 以效言非指用功地步也曰是如此柄  
 舜功問動容貌如何遠暴慢曰人之容貌非暴則慢舜中

者極難須是遠此方可此一段上蔡說亦多有未是處  
 問其言也善何必曾子天下自有一等人臨死言善通  
 老云聖賢臨死不亂曰聖賢豈可以不亂言曾子到此  
 愈極分明坊簣事可見然此三句亦是由中以出不是  
 外向闢撰成得可學  
 動容貌出辭氣先生云只伊川語解平平說未有如此張  
 筋弩力意思謂上蔡語  
 曾子以能問於不能章  
 陳仲亨說以能問於不能章曰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  
 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那一事便不肯問人觀  
 顏子無伐善無施勞者他也是把此一件做工夫又問

君子人與是才德出眾之君子曰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才者能之臨大節而不可奪則非有德者不能也

義剛

舉問犯而不校曰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自反蓋其所存者廣大故人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

得何暇與之校耶時舉  
不校是不與人比校強弱勝負道我勝你負我強你弱如

上言以能問於不能之類皆是不與人校也  
子善問犯而不校恐是且點檢自家不暇問他人曰不是如此是他力量大見有犯者如蚊蟲蚤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汪萬頃之波澄之不清梳之不濁聖夫問黃叔

度是何樣底人曰當時亦是眾人扛得如此看來也只是篤厚深遠底人若是有所見亦須說出來且如顏子是一箇不說話底人有箇孔子說他好若孟子無人即證他他自發出許多言語豈有自孔孟之後至東漢黃叔度時已是五六百年若是有所見亦須發明出來安得言論風旨全無聞亞夫云郭林宗亦主張他曰林宗何足憑且如元德秀在唐時也非細及就文粹上着他文章乃是說佛南升

顏子犯而不校是成德事孟子三自反却有着力處學者莫若且理會自反却見得自家長短若遽學不校却恐籠侗都無是非曲直下梢於自己分却恐無益端蒙

或問犯而不校若常持不校之心如何曰此只看一箇公私大小故伊川云有當校者順理而已方子

大夫當容人勿為所容

顏子犯而不校子蒙

問如此已是無我了集注曰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何也曰聖人則全是無我顏子却但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和我都無義剛

問幾於無我幾字莫只是就從事一句可見耶抑併前五句皆可見耶犯而不校則亦未能無校此可見非聖人事矣曰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非但此處可見只就從事上看便分明不須更說無校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章

聖人言語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恁地剛有孟子氣象如何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其語見得曾子直是峻厲淳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云云不知可見得伊周事否曰伊周亦未足道此只說有才志氣節如此亦可為君子之事又問下此一苛如平勃之入北軍迎代王霍將軍之權昭立宣可當此否曰這也隨人做聖人做出是聖人事業賢人做出是賢人事業中人以上是中人以上事業這通上下而言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上是疑詞如平勃當時這處也未見得若誅諸呂不成不知果能死節否古人這處怕亦是幸然如此如藥殺許后事光後來知

却含胡過似這般所在解臨大節而不奪否恐未必然  
因言今世人多道東漢名節無補於事其謂三代而下  
惟東漢人才大義根於其心不顧利害生死不變其節  
自是可保未說公卿大臣且如當時郡守懲治宦官之  
親黨雖前者既為所治而來者復蹈其迹誅殛竄戮  
皆相望略無所創今士大夫顧惜畏懼何望其如此平  
居暇日琢磨淬厲緩急之際尚不免於退縮况游談聚  
議習為軟熟卒然有警何以得其仗節死義乎大抵不  
顧義理只計較利害皆奴婢之態殊可鄙厭又曰東坡  
議論雖不能無偏頗其氣節直是有高人處如說孔北  
海曹操使人凜凜有生氣又曰如前代多有幸而不敗

者如謝安桓溫入朝已自無策從其廢立九錫已成但  
故為延遷以俟其死不幸而病小甦則將何以處之擁  
重兵上流而下何以當之於此看謝安果可當仗節死  
義之資乎寓曰坦之倒持手板而安從容閑雅似亦有  
執者一間自有一般心膽大底人如廢海西公時他  
又不能拒廢也得不得大節在那裏寓錄畧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  
然緊要處却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  
才節兼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  
益如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之心却被別人欺  
了也是自家不了事不能受人之託矣如受人百里之

寄自家雖无竊之之心却被別人竊了也是自家不了  
事不能受人之寄矣自家徒能臨大節而不可奪却不  
能了得他事雖能死也只是箇枉死漢濟得甚事如晋  
之荀息是也所謂君子者豈是歛手束脚底村人耶故  
伊川說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孔子曰君子不器既曰  
君子須是事事理會得方可若但有節而無才也喚做  
好人只是不濟得事備

正卿問託六尺之孤一章曰百里之命只更命令之命託  
六尺之孤謂輔幼主寄百里之命謂攝國政曰如霍光  
當得三句否曰霍光亦當得上面兩句至如許后之  
事則大節已奪了曰託孤寄命雖資質高者亦可及臨

大節而不可奪非學問至者恐不能曰資質高低也都  
做得學問到底也都做得大抵是上兩句易下一句難  
譬如說有猷有為有守託孤寄命是有猷有為 臨大  
節而不可奪却是有守霍光雖有為有猷矣只是無所  
守格

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才臨大節不可奪是德如霍  
光可謂有才然其毒許后事便以愛奪了燕慕容恪是  
慕容暉之霍光其輔幼主也好然知慕容評當去而不  
去之遂以亂因此也未是惟孔明能之賜○雙  
孫同  
問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曰所謂君子這三句都是不可少  
底若論文勢却似臨大節不可奪一句為重然而須是

有上面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却臨大節而不可奪  
方足以為君子此所以有結語也

問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能臨大節而不可奪方可謂之君子是如此看否曰固是又問若徒能臨大節不可奪而才力短淺做事不得如荀息之徒僅能死節而不能止難要亦不可謂之君子曰也是不可謂之君子義剛

問胡文定以荀息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何曰荀息便是不可以託孤寄命了問聖人書荀息與孔父仇牧同辭何也曰聖人也只是要存得箇君臣大義變孫

問君子才德出眾之名曰有德而有才方見於用如有德而無才則不能為用亦何足為君子君子人與章伊川說○壽

曾子曰士不可以弘毅章

弘毅二字弘雖是寬廣却被人只把做度量寬容看了便不得且如執德不弘之弘便見此弘字謂為又有許多道理及至學來下梢却做得狹窄了便是不知蓋緣只以己為是凡他人之言便做說得天花亂墜我亦不信亦舊只執己是可見其狹小何緣得弘須是不可先以別人為不是凡他人之善皆有以受之集眾善之謂弘伯豐問是寬以居之否曰然如人能知道却是以知為開廓知字却是作用論知

問弘毅之弘曰弘是寬廣事事着得道理也着得事物也  
 着得事物送來也着得順來也着得富貴也着得貧賤  
 也着得看甚麼物事來掉在裏面都不見形影了個  
 弘字只將隘字看便見得如看文字相似只執一說見衆  
 說皆不復取便是不弘若是弘底人便包容衆說又非  
 是於中無所可否包容之中又為判別此便是弘植  
 私有意如有一行之善便道我善了更不要進能些小  
 好事便以為只如此足矣更不向前去皆是不弘之故  
 如此其小安能擔當得重任淳  
 所謂弘者不但是放令公平寬大容受得人須是容受得  
 許多衆理若執着一見便自以為是他說更入不得便

是滯於一隅如何得弘須是容受軋捺得衆理方得論  
 之

恭甫問弘是心之體毅是心之力曰心體是多大而  
 天地之理繞要思量便都在這裏若是世上淺心私已  
 底人有一兩件事便着不得賀孫

問如何是弘曰計較小小利害小小得失褊隘如公欲執  
 兩事終身行之皆是不弘說道自家不敢承當說道且  
 據自已所見皆是不弘節

士不可以弘毅這管子一箇人只恁地他肚裏却着得無  
 限今人微有所得欣然自以為得祖道

毅是立脚處堅忍強厲擔負得去底意兼論毅



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曰弘乃能勝  
得重任毅便是能擔得遠去弘而不毅雖勝得任却恐  
去前面倒了時本

則弘是寬容之義否曰固是但不是寬容人乃寬容得義  
理一毅字曾子以任重言之人之狹隘者只守得一義  
一理便自足既滯一隅却如何能任重必能容納吞受  
得衆理方是弘也必十

作蔚問弘毅曰弘不只是有度量能容物之謂正是執德  
不弘之弘是無所不容心裏無足時不說我德已如此  
便住如無底之谷擲一物於中無有窮盡若有滿足之  
心便不是弘毅是忍耐持守着力去做表剛

問弘曰弘是寬廣而事事都著得道理也者得多人  
物也著得多若者得這一箇者不得那一箇便不是弘  
且如有兩人相爭須是寬著心都容得始得若便分別  
一人是一人非便不得或兩人都是或兩人都非或是  
者非非者是皆不可知道理自是箇大底物事無所不  
備無所不包若小著心如何承載得起弘了却要毅弘  
則都包得在裏面了不成只恁地寬廣裏面又要分別  
是非有規矩始得若只恁地弘便沒倒斷了任重是  
子重非如任天下之任又曰若縱小著這心便容兩箇  
說相柱礙在這道理也只得一箇這兩箇  
說事事都只著得一邊

問曾子弘毅處不知為學工夫久方會恁地或合下工夫

便者恁地曰便要恁地若不弘不毅難為立脚問人之  
資稟偏駁如何便要得恁地曰既知不弘不毅便警醒  
令弘毅如何討道理教他莫恁地弘毅處固未見得若  
不弘不毅處亦易見不弘便急迫狹隘不容物只安於  
卑陋不毅便傾東倒西既知此道理當恁地既不能行  
又不能守知得道理不當恁地却又不能割捨除却不  
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這處亦須是見得道理分  
曉磊磊落落這箇都由我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如  
多財善賈須多蓄得在這裏看我要買也得要賣也得  
若只有十文錢在這裏如何處置得去又曰聖人言語  
自渾全溫厚曾子便有圭角如士不可以不弘毅如可

以託六尺之孤云見得曾子直是恁地剛硬孟子氣

象大抵如此寓○淳錄云徐問弘毅是為學工夫久方  
不可一日無曰人之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要弘毅皆  
得如此便警覺那不如資稟有偏何以便能如此曰要弘毅皆  
他弘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  
狹不容物便安於卑陋不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  
如此又行不能守見道不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  
去只除了不弘不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不弘不毅處亦難見  
情病來亦須見自家處置要買要賣要居要問要止有十文  
財善賈則如何處置要買要賣要居要問要止有十文  
錢在此則如何處置要買要賣要居要問要止有十文  
毅學者合下當便弘毅將德盛業成而後至此曰合下  
便當弘毅不可一日無也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  
其不弘不毅處便自熱弘毅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  
處却易見不毅處便自熱弘毅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  
便是不可為不毅處便自熱弘毅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  
善之不可為不毅處便自熱弘毅又問如何得弘毅曰但只去  
溫厚如曾子所言  
便有孟子氣象

問士不可以不弘毅曰弘是事事着得如進學者要弘接物也要弘事事要弘若不弘只是見得這一邊不見那一邊便是不弘只得此了便自足便不弘毅却是發處勇猛行得來強忍是他發用處後面只說仁以為已任是只成就這箇仁否曰然許多道理也只是這箇仁人也只要成就這箇仁須是擔當得去又問死而後已是不休歇否曰然若不毅則未死已前便有時倒了直到死方住又曰古人下字各不同如剛毅勇猛等字雖是相似其義訓各微不同如適間說推與克相似個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認得箇仁又將身體驗之方真箇知得這擔子重真箇是難世

間有兩種有一種全不知者固全無摸索處又有一種知得仁之道如此大而不肯以身任之者今自家全不曾擔著如何知得他重與不重所以學不貴徒說須要實去驗而行之方知個

士不可以不弘毅毅者有守之意又云曾子之學大抵如孟子之勇觀此弘毅之說與夫臨大節不可奪與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之說則其勇可知若不勇如何主張得聖道住如論語載曾子之言先一章云以能問於不能則見曾子弘處又言臨大節不可奪則見他毅處若孟子只得他剛處却少弘大底氣象

弘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

毅而不弘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  
着處賀孫

弘寬廣也是事要得寬闊毅強恁也如云擾而毅是馴擾  
而却毅強而有守底意思弘字如今講學須大着箇心  
是者從之不是者也且寬心去究而今人才得一善便  
說道自家底是了別人底都不是便是以先入為主了  
雖有至善無由見得如執德不弘須是自家要弘始得  
若容民蓄衆底事也是弘但是外面事而今人說弘字  
多做容字說了則這弘字裏面無用工處可以此意推  
之又云弘是開闊周遍變孫集注

程子說弘字曰寬廣最說得好此是儘耐得工夫不急迫

如做一件今日做未得又且耐明日做變孫

問毅訓強恁粗而言之是硬擔當着做將去否楊氏作力  
行說正此意但說得不猛厲明白若不足以形容毅字  
氣象至程子所謂弘而無毅則無規矩而雖立其說固  
不可易第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如何曰毅  
有恁耐意思程子所云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  
來必大

不可以不弘毅先生舉程先生語曰重擔子須是硬着  
脊梁骨方擔荷得去熹

興於詩章

或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興於詩便是箇小底立於

禮成於樂便是箇大底興於詩初間只是因他感發興起得來到成處却是自然後德地又曰古人自小時習樂誦詩學舞不是到後來方始學詩學禮學樂如云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非是初學有許多次第乃是到後來方能如此不是說用工夫次第乃是得效次第如此又曰到得成於樂是其次第與理為一看有其放僻邪侈一齊都滌盪得盡不留些子興於詩是初感發這些善端起來到成於樂是刮來刮去凡有毫髮不善都盪滌得盡了這是甚氣象又曰後世去古既遠禮樂蕩然所謂成於樂者固不可得然看得來只是讀書理會道理只管將來誣泳到泆洽貫通熟處亦有此意思致

道云讀孟子熟儘有此意曰也是只是孟子較感發得處其他書都是如此賀孫因云如大學傳知止章及家章引許多詩語誣泳得熟誠有不自已處賀孫

夫問此章曰詩禮樂初學時都已學了至得力時却有一次第樂者能動盪人之血氣使人有些小不善之意都着不得便純是天理此所謂成於樂譬如人之服藥初時一向服了服之既久則耳聰目明各自得力此興詩立禮成樂所以有先後也 時舉

古人學樂只是收斂身心令人規矩使心細而不麤久久自然養德和樂出來又曰詩禮樂古人學時本一齊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却有先後然成於樂又見無所用

其力并卿

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攬掇他去這路上行廣

之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覺得和悅之意多曰先生教人之法以樂官為學校之長便是教人之本末都在這裏時舉

正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曰到得成於樂自不消焦地淺說成於此是大段極至賀孫

只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公讀詩是興起得箇甚麼個

或問成於樂曰樂有五音六律能通暢人心今之樂雖與古異若無此音律則不得以為樂矣力行因舉樂記云耳目聰明血氣平和曰頌看所以聰明和平如何不可只如此說過力行

成於樂曰而今作俗樂聒人也聒得人動况先王之樂中正平和想得足以感動人肅

問立於禮禮尚可依禮經服行詩樂皆廢不知興詩成樂何以致之曰豈特詩樂無禮也無今只有義理在且就義理上講究如分別得那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之功涵養德性無斯須不和不樂直恁地和乎便是成於樂之功如禮古

八這身都只在禮之中都不由得自家今既無之只得  
硬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如詩須待人去歌誦至禮與  
樂自稱定在那裏只得自去做荀子言禮樂法而不說  
更無可說只得就他法之而已荀子此語甚好問志  
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與此相表裏否曰也不爭多此却  
有游藝一脚子今難曉又無何以與成乎曰今既無此家具有理義在只待就理義上講究如分別是非到感概處有以興起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思與於詩之也湏若和順無斯湏不和便不樂地和平便成於樂之功也湏若和順無斯湏不和便不樂地和平便成於樂之功也湏若和順無斯湏不和便不樂地和平便成於樂之功也  
歛古人此身終日都在禮之中只是便做些規矩自恁地收拾  
猶有言語以誦誦禮全無說之只是自然和卒故荀子曰禮  
說話只是說音節使人聞之自然和卒故荀子曰禮  
樂法而不說音節使人聞之自然和卒故荀子曰禮  
性道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  
錄云居父問立於禮猶可用力詩樂既廢不知今何由

興成之口既無此家具也只得以其義理養其心若精別  
義理使有以感發其善心懲創其惡志便是興於詩  
於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誦誦至  
於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又曰詩猶有言語可誦誦至  
或無說此章與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如何曰不然彼就德性  
上說此就工夫上說只是游藝一脚意思  
興於詩此三句上一字謂成功而言也非如志於道四句  
上一字以用功而言也椿  
仲蔚問興於詩與游於藝先後不同如何曰興立成是言  
其成志據依游是言其用功處變孫錄云志據依是用  
但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這湏常常執守始  
得樂則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溷

養前所得也。消融查滓如何曰查滓是他勉強用力  
不出於自然而不安於為之之意間樂則可以融化了  
然樂今却不可得而聞矣義剛

子壽言論語所謂興於詩又云詩可以興蓋詩者古人所  
以詠歌情性當時人一歌詠其言便能了其義故善心  
可以興起今人須加訓詁方理會得又失其歌詠之律  
如何一去看者便能興起善意以今觀之不若熟理會

論語方能興起善意也 大雅

問注言樂有五聲十二律云云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  
順於道德不知聲音節奏之末如何便能使義精仁熟  
和順於道德曰人以五聲十二律為樂之末 淳錄云不可謂樂之

未若不是五聲十二律如何見得這樂便是無樂了 淳錄  
云周旋揖遜不可謂禮之末若不是周旋 五聲十二律  
皆有自然之和氣古樂不可見要之聲律今亦難見然

今之歌曲亦有所謂五聲十二律方做得曲亦似古樂  
一般如彈琴亦然只他底是邪古樂是正所以不同又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曰  
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却打成一片清濁

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  
和氣 淳錄云所以聽之自能義精仁熟和順於道德樂  
於歌舞不是各自為節奏樂只是此一節奏歌亦  
亦是此一節奏舞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  
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順道德者須是先有興詩



立禮工夫然後用樂以成之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  
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與這處不同如何曰這處是大學  
終身之所得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從小時皆  
學一番了做箇骨子在這裏到後來方得他力禮小時  
所學只是學事親事長之節乃禮之小者年到二十所  
學乃是朝廷宗廟之禮乃禮之大者到立於禮始得禮  
之力樂小時亦學了到成於樂時始得樂之力不是大  
時方去學詩却是初間便得力說善說惡却易曉可以  
勸可以戒禮只捉住在這裡樂便難精薄錄云直是工  
夫至到方有有  
成詩有言語可讀禮有節文可守樂是他人作與我有  
甚相關如人唱曲好底凡有聞者人人皆道好樂雖作

於彼而聽者自然竦動感發故能義精仁熟而和順道  
德舜命夔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  
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  
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未  
猶揖遜周旋不可謂禮之未若不揖遜周旋又如何見  
得禮在那裏又問成於樂處古人之學有可證者否曰  
不必恁地支離這處只理會如何是興於詩如何是立  
於禮如何是成於樂律呂雖有十二用時只用七箇自  
黃鐘下生至姑洗便住了若更要插一箇便拗了如今  
之作樂亦只用七箇如邊頭寫不成字者即是古之聲  
律若更添一聲便不成樂集注

問注云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恐是迭為賓主否曰  
書所謂聲依永律和聲蓋人聲自有高下聖人制五聲  
以括之宮聲洪濁其次為商羽聲輕清其次為徵清濁  
洪纖之中為角此五聲之別以括人聲之高下聖人又  
制十二律以節五聲故五聲中又各有高下每聲又分  
十二等謂如以黃鍾為宮則是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  
鍾為徵南宮為羽還至無射為宮便是黃鍾為商大簇  
為角中呂為徵林鍾為羽然而無射之律只長四尺六  
七分而黃鍾長九寸太簇長八寸林鍾長六寸則宮聲  
槩下面商角羽三聲不過故有所謂四清聲夾鍾大呂  
黃鍾大簇是也蓋用其半數謂如黃鍾九寸只取四寸

半餘三律亦然如此則宮聲可以槩之其聲和矣不  
則其聲不得其和看來十二律皆有清聲只說四者心  
其取數之甚多者言之餘少者尚庶幾焉其人取其半  
數為子鼓謂宮律之短餘則用子聲其人又破其說曰  
子鼓非古有也然而不用子鼓則如何得其和畢竟須  
着用于鼓想古人亦然但無可考耳而今俗樂多用夾  
鍾為黃鍾之宮蓋向上去聲愈清故也又云今之琴第  
六七弦是清聲如第一二絃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則  
第六七絃即是黃鍾太簇之清蓋只用兩清聲故也  
正淳問謝氏謂樂則存養其善心使義精仁熟自和順於  
道德遺其音而專論其意如何曰樂字內自括五音六

律了若無五音六律以何為樂必大集義

民可使由之章

民可使由之曰所謂雖是他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教以八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豈不是使之由問不可使知之曰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之知也呂氏謂知之未至適所以啓機心而生惑志說得是問此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否曰波是自不知此是不能使之知

**植**云民可使之仰事俯育而不可使之知其父子之道為天性可使之奔走服役而不可使之知其君臣之義為

當然及諸友舉畢先生云今晚五人看得都無甚走作植

或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曰聖人只使得人孝足矣使得人弟足矣却無緣又上門逐箇與他解說所以當者者是如何所以當弟者是如何自是無緣得如此頃年張子韶之論以為當事親便當體認取那事親者是何物方識所謂仁當事兄便當體認取那事兄者是何物方識所謂義某說若如此則前面方推這心去事親隨手又便去背後尋摸取這箇仁前面方推此心去事兄隨手又便著一心去尋摸取這箇義是二心矣禪家便是如此其為說曰立地便要你究得恁地便要你究

得他所以撐眉弩眼使捧使喝都是立地便拶教你承當識認取所以謂之禪機若必欲使民知之少間便有這般病某嘗舉子韶之說以問李先生曰當事親便要體認取箇仁當事兄便要體認取箇義如此則事親事兄却是沒緊要底事且姑借此來體認取箇仁義耳李先生笑曰不易公看得好或問上蔡愛說箇覺字便是有此病了曰然張子韶初間便是上蔡之說只是後來又展上蔡之說說得來放肆無收殺了或曰南軒初間也有以覺訓仁之病曰大槩都是自上蔡處來又曰呂氏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云不可使知非以愚民蓋知之不至適以起機心而生惑志也此說亦自好所

謂機心便是張子韶與禪機之說方纔做這事便又使此心去體認少間便啟人機心只是聖人說此語時却未有此意在向姑舉之或問不欲附集注或曰王介甫以為不可使知蓋聖人愚民之意曰申韓莊老之說便是此意以為聖人置這許多仁義禮樂都是殃考人淮南子有一段說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謂臣殺主下伐上吾恐用兵不休爭鬪不已為之柰何太公善王之間教之以繫文滋禮以持天下如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蓄厚葬久喪以置音冊其家其意大槩說使人行二年之喪庶幾生子少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厚葬久喪可以破產免得人富以啓亂之意都是這般無稽之語

備

民可使由之一章舊取楊氏說亦未精審此章之義自與  
盤詰之意不同商盤只說遷都周詰只言代商此不可  
不與百姓說令分曉况只是就事上說聞者亦易曉解  
若義理之精微則如何說得他曉又大

好勇疾貧章

好勇疾貧固是作亂不仁之人不能容之亦必致亂如東  
漢之黨錮沐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周公之才之美此是為有才而無德者言但此一段曲折  
自有數般意思驕者必有吝吝者必有驕非只是吝於

財凡吝於事吝於為善皆是且以吝財言之人之所以  
要吝者只緣我散與人使他人富與我一般則無可矜  
誇於人所以吝某嘗見兩人只是無緊要閑事也抵死  
不肯說與人只緣他要說自會以是驕誇人故如此因  
曾親見人如此遂曉得這驕吝兩字只是相匹配得在  
故相靠得在池錄作相比配相  
靠在這裏義剛

驕吝是挾其所有以誇其所無挾其所有是吝誇其所無  
是驕而今有一樣人會得底不肯與人說又却將來驕

人個

正卿問驕如何生於吝曰驕却是枝葉發露處吝却是根  
本藏蓄處且以淺近易見者言之如說道理這自是世

上公共底物事合當大家說出來世上自有一般人自  
恁地吝惜不肯說與人這意思是如何他只怕人都識  
了却沒說異所以吝惜在此獨有自家會別人都不會  
自家便驕得他便欺得他如貨財也是公共底物事合  
使便着使若只恁地吝惜合使不使只怕自家無了別  
人却有無可強得入所以吝惜在此獨是自家有別人  
無自家便做大便欺得他又云為是要驕人所以吝  
孫

或問驕吝曰驕是傲於外吝是靳惜於中驕者吝之所發  
吝者驕之所藏祖道

某昨見一箇人學得些子道理便都不肯向人說其初只

是吝積蓄得這箇物事在社裏無奈何只見我做大便  
要凌人只此是驕格

聖人只是平說云如有周公之才美而有驕吝也連得才  
美功業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而驕吝者乎其言驕吝  
之不可也至於程子云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與某  
所說驕吝相為根本枝葉此又是發餘意解者先說得  
正意分曉然後却說此方得賀孫

先生云一學者來問伊川云驕是氣盈吝是氣歉則不  
盈盈則不歉如何却云使驕且吝試商量看伯豐對曰  
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而喻之如勇於為非  
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已同是一箇病根先

生曰如人曉此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備

問驕氣盈吝氣歉氣之盈歉如何曰驕與吝是一般病只隔一膜驕是放出底吝吝是不放出底驕正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也縮在內似吝因舉顯道克已詩訣於清夜深恩省剖破藩籬即大家問當如何去此病曰此有甚法只莫驕莫吝便是剖破藩籬也覺其為非從源頭處正我要不行便不行要坐便還我坐莫非由我更求甚方法寓集注云驕吝雖不同而其勢常相因先生云孔子之意未必如此某見近來有一種人如此其說又有所為也

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根本某嘗見人吝一件物便有驕意見得這兩字如此

吝者驕之根本驕者吝之枝葉是吝為主蓋吝其在我則謂我有你無便是驕人也熹

讀驕吝一段云亦是相為先後時舉

### 三年學章

問不至於穀欲以至為及字說謂不暇及於祿免改為志得否曰某亦只是疑作志不敢必其然蓋此處解不行作志則略通不可又就上而撰便越不好了或又引程子說曰說不行不如莫解解便不好如解白為黑一般三年學而不至於穀是無所為而為學否曰然熹

篤信好學章

學者須以篤信為先

劉子澄說  
端蒙

篤信故能好學守死故能善道惟善道故能守死惟好學故能篤信每推夫子之言多如此德明

惟篤信故能好學惟守死故能善道善如善吾生善吾死之善不壞道也然守死生於篤信善道由於好學徒篤信而不好此則所信者或非所信徒守死而不能推以善其道則雖死無補升卿

篤信須是好學但要好學也須是篤信善道須是守死而今若是不能守死臨利害又變了則亦不能善道但守死須是善道若不善道便知守死也無益所以人貴乎

有學篤信方能守死好學方能善道

義剛曰格錄云此兩句相開自是四

事推篤信故能守死  
惟好學故能善道

危邦不入是未仕在外則不入亂邦不居是已仕在內見其紀綱亂不能從吾之諫則當去之淳

危邦不入舊說謂已在官者便無可去之義若是小官恐亦可去當責任者則不容去也必大

以問危邦固是不可入但或有見居其國則當與之同患難豈復可去曰然到此無可去之理矣然其失則在於

不能早去當及其方亂未危之時去之可也憫  
天下無道譬如天之將夜雖未甚暗然此自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故亦須見幾而作可也時舉



不在其位章

馬莊甫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曰此各有分限田野之人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如縣尉豈可謀他主簿事終不守分限便是犯他疆界馬曰如縣尉可與他縣中事否曰尉佐官也既以佐名官有繁難只得伴他謀但不可侵他事權大雅

師摯之始章

徐問閔睢之亂何謂樂之卒章曰自閔閔睢鳩至鐘鼓樂之皆是亂想其初必是已作樂只無此詞到此處便是

亂淳

或問閔睢之亂亂何以訓終曰既奏以文又亂以武節

亂曰者亂乃樂終之雜聲也亂出國語史記又曰閔睢恐

是亂聲前面者恐有聲而無辭揚

狂而不直章

狂是好高大便要做聖賢宜直侗是愚模樣不解一事底人宜謹愿恹恹是拙模樣無能為底人宜信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

棄才也泳

問狂而不直之狂恐不可以進取之狂當之欲目之以輕

率可否曰此狂字固卑下然亦有進取意思敢為大言

下梢却無收拾是也必大

問侗者同也於物同然一律無所識別之謂恹者空也空

而又空無一長之實之謂先生以為此亦因舊說而以字義音訓推之恐或然爾此類只合大槩看不須苦推究也

學如不及章

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如今學者却恁地慢了譬如捉賊相似須是着起氣力精神千方百計去趕捉他如此猶恐不獲今却只在此安坐熟視他不管他如何奈得他何只收時起來行得二兩步懶時又坐恁地如何做得事成

魏巍乎章

看魏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至禹吾無間然四章先生云舜

禹與天下不相關如不曾有這天下相似都不曾把一毫來奉已如今人纔富貴便被他勾惹此乃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直是高首出庶物高出萬物之表故夫子稱其巍巍又曰堯與天為一處民無能名所能名者事業禮樂法度而已

正卿問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莫是物各付物順天之道否曰據本文說只是崇高富貴不入其心雖有天下而不與耳巍巍是至高底意思大凡人有些小物事便覺累其心令富有天下一似不曾有相似豈不是高格不與只是不相干之義言天下自是天下我事自是我事不被那天下來移著義剛

正淳論不以位為樂恐不特舜禹為然曰不必如此說如  
孟子論禹湯一段不成武王不執中湯却泄邇忘遠此  
章之旨與後章禹無間然之意同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  
徹底事言之必大

因論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之義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  
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明道說得義理甚闊闊集注却  
說得小熟觀經文語意落處却恐集注得之必大

大哉堯之為君章

惟大為大惟堯則之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謂獨堯能如此  
而他聖人不與也 淳

惟堯則之一章曰錙蕩蕩無能名也亦有巍巍之成功可

見又有煥乎之文章可觀 謨

大哉堯之為君炎謂吳才老書解說驩堯共工輩在堯朝  
堯却能容得他舜便容他不得可見堯之大處舜終是  
不若堯之大曰吳解亦自有說得好處舜自側微而興  
以至即帝位此三四人終是有不服底意舜只得行遣  
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 炎

舜有臣五人章

魏問集注云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此恐將舜有臣五人  
一句開子曰寧可將上一句存在這裏若從元注說則  
是亂臣十人却多於前於今為盛却是舜臣五人不得  
如後來盛賀孫

李問至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天命人心歸之自可見其德之盛了然如此而猶且不取乃見其至處雉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

終事紂乎抑為武王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不是安

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

崇作邑於豐文王烝哉武功皆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

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

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

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寓

或問以為文王之時天下已二分服其化使文王不死數

年天下必盡服不俟武王征伐而天下自歸之矣曰自

家心如何測度得聖人心孟子曰取之而燕民不悅則

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聖人已說底話尚未

理會得何況聖人未做底事如何測度得後再有問者

先生乃曰若紂之惡極文王未死也只待征伐救民個

問文王受命是如何曰只是天下歸之問太王剪商是有

此事否曰此不可考矣但據詩云至于大王實始剪商

左傳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要之周自日前積累以來

其勢日大又當商家無道之時天下趨周其勢自爾至

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孔子乃稱其至德若非文王

亦湏取了孔子稱至德只二人皆可為而不為者也周

子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周家基業日大其勢已

重民又曰趨之其勢愈重此重則彼自輕勢也

因說文王事商曰文王但是做得從容不迫不便去伐商太猛耳東坡說文王只是依本分做諸侯自歸之或問此有所據否曰這也見未滯在但是文王伐崇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云太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父祖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居武王之世也只是為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戎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於岐然岐下也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變孫

問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一段據本意只是說文王或問中載胡氏說文兼武王而言以為武王之間以服事商如何曰也不消如此說其也謾載放那裏這箇難說而今都回互箇聖人說得忒好也不得如東坡罵武王不是聖人又也無禮只是孔子便說得來平如武未盡善此等處未消理會且存放那裏

禹吾無間然章

范益之問五峯說禹無間然矣章云是禹以鯀遭殛死而不忍享天下之奉此說如何曰聖人自是薄於奉已而重於宗廟朝廷之事若只恁地說則較狹了後來者知言也不曾如此說義剛

六卷三十九

四

鞞鞞膝也以韋為之韋熟皮也有虞氏以革夏后氏  
殷火周龍章祭服謂之鞞朝服謂之鞞左氏帶處  
泳

